

# 卷六

##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 奮字卷之一

####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 第二回

看書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 第三回

燈下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 第四回

未雨綢繆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88(15)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一回

斬千戶雙賺鵲橋仙

劉大娘三犯江兒水

那女子解下頸中鸞帶便向聶元頸中套來所謂華帳從心現疑團著鬼迷斬仁也是抖

倒在地虧得魏道膽子還大法雖不靈膽子還大不愧法師猛喝一聲大喝便是膽大仗

手中寶劍劈頭劈面砍去劈面便是膽大劈頭便是著驚那女鬼纔捨了聶元一陣旋風

旋至窗外去了魏道定一定心著驚可知扶起斬仁喊醒聶元急急的退了神

將恐又有死鬼來也化了紙錢散却壇場幫扶別處坐卧一坐兩卧大家定了一回魏道

亦著驚可知喫了些湯水回過氣來魏道自言自語猜疑不定解嘲之狀說道貧道

自學這術百召百靈怎今日竟召不動這璇姑反弄出許多異事奇怪極

了解嘲之言。斬仁道璇姑生魂不召反召出弔死鬼來此二句謂。聶兄平日極

會說硬話的兼有五雷天心正法今之法師每以此法自負亦聶元之流。怎比小弟更自害

怕此三句謂侃聶元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聶元道公子不認他還不打緊小道認得他的怎

不害怕說到那裏便把臉脹紅了回顧有情虛心如現。斬仁道聶兄認得他是何人

聶元道此連君之妾鳳姨也曾至丹房拜禮呂祖以此認識斬仁沉吟道

沉吟二字內有疑聶元意。吾師奉教行法符師敢於抗違此是何故少陽道此教因攝

女魂故所差符使皆屬女魂倩女離魂王夫人魂見故為教中符使貴而

楊太真張麗華賤而薛濤長安女兒輩凡以魂會過生人者亦皆得為符

使一價符者。這些女子一味嬌癡不比神將恪守功令那掌教夫人又是

極憐惜這班女魂的貧道既奉他教也只得從寬發放以致驕蹇難御了

但這璇姑以帝妃勢力尙不能攝致其魂恐難唾手得之耳斬仁變色道

淺躁之容。我們將來還要驚天動地做出一番事業若一介貧娃尙不能致豈

不使英雄解體淺躁之言。吾師不必過慮我當探囊取之少陽忙改口道魏道最善

改以公子之神武難以常情而論貧道失言極矣當夜不歡而散次日斬

仁傳齊心腹令其各出奇計有說該令海島中兵將去劫搶的有說該用

法華庵尼姑去誘騙的有說叫紅巾力士去昇負的有說該請大法王或

大真人去幻化的或伏或否皆為單謀作襯。只有斬仁第一親信之人名喚單謀却拱

手靜聽默無一言斬仁喝退眾人獨留單謀問道眾人紛紛獻策吾兄足

智多謀何獨默然必有奇計望即賜教單謀道眾人之論非勞飾動眾指



搶卽曠日持久指誘至此等小事而上瀆法王真人指昇負幻化蓋力士亦法王真人之術

真割雞而用牛刀也依著門下管見只消費一張紙兒在兩日以內極省極便

包管送進府中聽憑發落果應其言不媿單謀之名斬仁大喜請教單謀附耳說了幾

句斬仁拊掌稱善道此明脩棧道暗度陳倉之計也淺躁人亦略有會心連忙吩咐

家人行事去了這裏斬仁自與聶元孤空搗鬼可見青旛皂旛香風樂音均屬抓空搗鬼攝召

璇姑那邊璇姑却與石氏心安睡穩惡夢也不會做一個雙鎖過關不特天衣無縫而攝

召之謬亦洞若觀火直到這日午飯以後忽聽門外人聲鼎沸宅內鑼聲震天不知

何事只見一個了鬢提著一壺茶擲在桌上說道不好了後面柴房裏失

了火了這了鬢話沒說完飛跑而去璇姑推窗看時果見後面遠處火光

直舉遠處是宅大直舉是火急與石氏相顧失色聽着大街裏住房女人都跑亂進去

看火張媽道我老兒身子不好也趕進去則甚又拏不動火鈎發不動火

銃離着遠哩料想還燒不到這裏來璇姑道就燒不到這裏也怕裏面人

受累張媽保得自己便不顧他人阿呀如問其聲這火勢一發大了總見心正驚不安

在着急心不猛然擁進五個差人猛然擁進如羣虎亂攪而人那得不驚那得心安手裏提著鐵

鍊颺一颺牌票便把石氏璇姑劈頭套鎖口稱奉錢唐縣捕批拏捉盜犯

劉大家屬拖着就走石氏與璇姑如青天忽降霹靂極得大聲叫屈張媽

走過來也在那邊屋裏叫喊那差人吆喝道劉大做了江洋大盜現夾在

縣裏老爺坐在堂上立等家屬去收監你這老婆子想是窩家停會就來

拏你哩一頭說一頭把石氏璇姑拖出牆門推入兩乘轎內吩咐擡到錢

塘縣去那轎夫答應一聲擡上肩如飛而走璇姑在轎中一會驚魂略定



暗想哥哥豈為盜之人必係仇家陷害我到官去當以死爭不可徒然慌  
急致官府反道情虛 此與素娥被拏入轎一付機杼而素娥只一念打定  
璇姑有數念猜疑素娥便真到官璇姑則並不到官  
一付機杼織出兩樣花色於特犯  
之中暗作連環鎖鑰巧法兼到 又想到連府牆門就要拏人也該通知

公子怎絕無人阻攔哦是了後邊失火大街裏人尙且都去看救門上人  
自必走空所以容他直入 此見明修  
棧道之妙 忽又轉過念頭來道怎失火拏人如

此湊巧莫非是奸人設謀 慧心人必  
有此疑 正想不了擡起頭來只見已到荒野

之地失驚道錢唐縣衙門自在城裏怎擡到這等地方來其為奸人設計  
搶劫無疑惟有一死而已的了不一會擡到河邊只見一隻船上許多水  
手七手八脚在那裏打撈一乘空轎歇在岸上那兩個轎夫道不要放出  
轎來一個已是跳了河了璇姑安心就死明知石氏投水却不甚苦正待

解帶自縊 因有不放  
出轎之說 早是兩個粗蠢僕婦向轎中一人拉着一條臂膊扶

扯上船璇姑也要投河却被兩婦夾住如銅牆鐵壁一般休想掙動分毫  
只得任他推入船艙心裏方纔酸痛 不得即死方覺  
痛心至情至理 石氏上船時也有僕

婦來攙扶却未防備被石氏走上船頭便聳身往河中一跳船上人拉救  
不及水急勢溜一直浴出江口被浪一湧便直湧入江岸蘆葦之中石氏

一手拉住了幾根蘆葦死力往岸邊爬去爬了數十步站得住脚吐出些  
清水喘息了一會天已漸黑忽然想起我丈夫雖不為盜出門半載音信

杳然死生未卜我一個孤身女子在此荒郊何所投奔縱然逃出性命遇  
着了不良之人強行姦辱豈不污了名節到那時尋死便是遲了因立起

身來就往江中走去却又想起夫妻恩愛姑嫂情分難捨難分起來嗚嗚



咽咽哭有兩個更次哭住了細細打算除死之外更無別法正想復掙起

來猛被一陣冷風把渾身浸透的濕氣直逼進去心坎中忽地一冰竟冰

死了去死去多時又被一陣風提將轉來此時奇冷愈不可當渾身一抖

抖得四肢百骸寸寸節節都有聲響滿口牙齒捉對兒厮打更是打不上

來打不上妙牽得上下牙齦一片的強痛冷風逼死復被提轉牙齒厮打

舊話新翻極盡精微 石氏大哭一聲發狠的掙將起來望着江中沒命的亂跌下去

被浪頭一裹仍裹入江去了忽而投河忽而拉住蘆葦忽而欲爬上岸忽

跌屈曲盤旋厥心石氏在江裏來裹去不知裏有多少路兒忽被一個急

浪平空攔起直冒到一隻船頭邊來那船上水手正拏着挽篙料理來船

瞥見江中冒起甚物隨手將篙一挽却挽住了石氏腰間帶子拖出水面

見是女屍碎了一口唾沫就要灑放下去頭艙一個客人看得仔細連忙

喝住道救人一命語未畢醋肖這女人莫非可救你且拉上船來看個明

白我自賞你那水手便用力一提提上船頭見是一個美貌女子面色如

生未經白脹說道像是初下水的不知可救得活那客人看着四艙內道

姑說道你們出家人慈悲為本出來救這女人一救此語徒道姑瞪着眼

兒聽那客人說到如救得活我出香金一兩救不活也出三錢此語便入

木一直說下為道姑瞪眼便一齊跑了出來罵盡那客人教他把石氏身

軀覆轉雙手從腰脇間提起把頭倒撞下去一會子就吐出許多清水三

個道姑雖是幫着用力已提不動那客人連忙掇出一張小橈教把石氏

俯眠在上卡了一會又吐出好些清水石氏便回過氣來叫一聲淹死我

第一卷書 卷之六 三十一回 下



也那客人大喜道好了活了女師父們快扶進去替他解脫衣裙就着你們的鋪蓋假裹著他便不妨事了道姑歡喜答應喜一兩頭可得扛扶進去那客

人隨身一個童兒拏出些醬薑佛手遞與道姑又向水手說方纔我打的

燒酒快倒一杯給這女人喫救人救微一面在稍馬中取出五百文錢賞了水

手一面打開銀包稱了一兩銀子送與道姑另外又拈半截銀子給道姑

作盤纏令其領回問明根脚交付親人再三叮噓好客人方是救人救微那道姑水

手感謝自不消說合船人都都歌功頌德讚歎不絕石氏裹在被中略有

暖氣又被燒酒一衝頓覺周身活絡起來道姑又把醬薑佛手接連遞給

石氏嚙嚙下去肚中一陣響動氣血更是和活剛得睜開眼來船已到岸

眾客手忙脚亂紛紛上涯獨剩下石氏合三個道姑船家道通幽師父道

大娘沒衣服替換快些叫乘轎子原裹著這被兒去罷道姑道我們盤纏

用多了那有轎錢替他打發那打撈的水手聽着眼道那相公的一兩頭

呢另外那半截敢有二兩多銀子發這大娘喫半年哩親人來訪還有謝

儀這七八文轎錢就不肯出真個出家人慈悲為本那位相公說的不錯

那道姑脹紅了臉無言可答只得叫了一乘轎兒上去石氏方知船中有

人出銀撈救石氏剛開眼眾客已是上涯頗恨不得俵客姓名乃於轎錢生情借水手調侃道姑跳脫而已便令一片清空到了

庵門首道姑連忙進去拏出一件衲襖一條布裙石氏在轎中穿好挽一

挽頭髮走出轎來見扁額上大書滴露宮三字進到大殿却是供着觀音

真武三官神像石氏不及禮拜隨著道姑轉過側首一層來厨下走進一

個小道姑遞過匙鑰開進房去道姑讓石氏坐下自去神前點香拜禮石



氏看那房時收拾得甚是精雅牀鋪亦且潔淨香爐茶具簫笛牙牌等類擺設完全仕女花鳥山水真草等字糊挂齊整暗想這等鋪排豈是苦行焚脩之人輪轉一會輪轉之故就是跟隨在船的老姑撥進飯來那兩個

道姑便來陪待石氏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一面問他法號年歲那年長

些答道貧道今年三十二歲法名通幽這是師弟今年二十三歲法名通

微請問護法姓氏尊居何處因何事投江石氏不敢實說含糊道奴家姓

朱住在江西是同夫在船失足落水的道姑也不再問是何必喫完了飯

叫老道姑爬了一爐火灰給石氏烘烤鞋腳石氏摸那袴時已經焮乾了

因把衣裙撩好一面烤烘鞋腳一面問那通幽道船中有一位相公出銀

相救姑姑可知他姓名住處通幽道那位相公姓匡是吳江人在江西遊

了勝王閣回來的石氏跌足失聲道這却是當面錯過了通幽道你莫非

認得他怎這相公又不認得你石氏道認是不認得他他的好友姓文的

却與我是親戚正要去投奔他豈非當面錯過了那通幽頓了一頓說道

一頓那匡相公還要游湖正要擔擱哩把嘴向通微一叟道一叟他不是

與那老客人說的要寓在捨仔地方一時忘記不起來像通微道他說要

寓在淨慈寺你又忘記了像通幽拍手歡喜道不差是淨慈寺像石氏也

喜道姑姑可有甚熟人去尋一尋奴家有事央及這匡相公哩通幽道尋

是不難只怕尋了來你又說得不頂真他不認起來却教我討這老大沒

趣賊你可知那匡相公有多少年紀賊何等身材賊有鬚子沒鬚子是光

臉是麻子呢賊無外在船通幽似不必問特恐石氏意中之匡非即石氏

在船之匡且曾否認識必須考訂確切方有斟酌也



道這也是要慮的莫非不是這匡相公那匡相公年紀身材面貌奴家都  
不知道是那姓文的曾說是他的好友為人仗義疎財最愛尋山問水此

與璇姑閒說奴家因姑姑說道匡相公去遊滕王閣又出銀救我故疑心  
為石氏所聞

是他如今只要去問若是文素臣相公的好友就同了他來若不是也就

罷了通幽歡喜道喜得無謂這便是了我替你央起人來看却不要性急  
當明其故

賊他左右要在湖上擔擱哩是夜通幽與石氏同宿石氏聞著那牀上一

種香氣又見通幽通微都有幾分姿色且體態妖嬈風情流動心裏懷着

鬼胎巴不得匡生到來打算跳出火坑直等了兩三日纔有人去尋又說

是正值匡生出遊未遇日間常有閒人窺探深更時聞男人笑語石氏晝

夜隄防非常焦急等了兩日一發說是往靈隱天竺一帶去了直至十日

以後通微方纔領了一個人進來生得白白淨淨穿著一身華麗衣服向

石氏淺淺一指定睛細看石氏脹紅了臉回了一禮問通微道這就是在

船上出銀撈救奴家的吳江匡相公嗎通微道怎麼不是貧道承他厚賜

還感謝不盡哩那人道小生本性揮金如土這些小事何足掛齒石氏慌

忙拜謝那人回禮起來盤問道據這女師父說小娘子與文做友是親戚

小生因未與小娘子謀面却未能輕信請問做友叫甚名字多少年紀住

在吳江什麼地方避去土音與小娘子是何親戚什麼稱呼說得對針小  
極有斟酌

娘子或有緩急都在小生身上石氏道文相公的名字一時忘記謊也實  
未聞耳

住在吳江城裏也不知是甚地名今年二十四歲奴家的姑娘許他為妾

所以說是親戚那人沉吟着自言自語道如此說來是我好友文素臣之



親了只是他的名字住處怎都不知道素臣兄是幾時在江西討妾這小

娘子也不像江西聲口

自言自語妙極

因問石氏道且請問小娘子我敝友家中

還有何人他如今現在何處所娶之妾實係何名何姓住居何處說得的

確小生方敢招認石氏道奴家丈夫實係姓劉妾姑名喚璇姑原先住過

湖邊文相公原是在湖上定親的文相公家中現有老母正妻奴家豈肯

冒認的呢那人哈哈大笑道這便是了那女師父說是江西人我就疑心

起來了這文素臣是我至交小娘子如今還是要小生送到湖邊上去還

是竟到吳江文敝友家中去

惟恐石氏起疑而反疑石氏最是妙著

石氏沉吟道奴家如今

已不住在湖上這是不消說了但說送奴家到吳江也有不便

避嫌之故只求

索寄一信約文相公到這庵中便感激不盡那人道小娘子原來不能相

信小生也還要在湖上遊賞我寫一信打發一個老家人再在這裏僱一

個養娘伏侍小娘子到吳江這就可以放心了石氏巴不得脫離此庵又

見這生佈置盡善感激異常倒身下拜道如此足感相公盛德奴家頂祝

不盡那人還禮起來叫道你進來見過這位大娘明日就領着養娘到這

裏來罷石氏擡頭

可見石氏面重百不擡頭

見門縫邊答應一聲

門縫邊妙

走進一個老家

人來

石氏固謂必係那人之僕

看了石氏一眼便自低頭並足而立

止看一眼便自低頭更妙由看之已

熟那人立起身來囑咐石氏道盤纏行李都替你辦備你不用費心明日

飯時就着這家人來送你到吳江便了石氏千辭萬謝那老人也跟著出

去了到了次日早飯以後那老人領着個四十餘歲的女人說是僱的養

娘石氏看去甚是伶俐那女人也把石氏估看了一會

也估看妙

那老人就去



叫了一乘轎來石氏謝了通幽通微并老道姑到殿上拜別神聖歡天喜

地上轎而去地妙因有男女二人跟着步行這轎夫就不能赶路直至

日落方到關口下了一隻吳江船連夜開去那老家人自在八尺內歇宿

石氏自同養娘在船甚是適意走了兩日石氏暗忖關上到吳江不滿三

百里丈夫常說好風只一日夜就到怎還不見到來到了次日早晨開了

一扇弔闔偷看岸上只見一帶市集甚是熱鬧搖到盡處見一座營房粉

額大書望亭二字這邊寫着下至蘇州府閶門五十里那邊寫著上至無

錫縣錫山驛四十里不覺大驚道怎麼要過蘇州無錫起來連忙叫那老

家人進來盤問那老人道誰是匡相公家人對你實說了罷我是揚州教

坊指着那養娘道他就是我家的媽媽那一個假姓匡的說你是浣來生

土語沒影兒的娘土語滴露宮道姑在水裏撈起來原要賣下水去的妙妙可謂水裏

來水裏去我媽媽用了八十兩銀子討你回去接客要你到吳江去做甚石氏

被他這幾句話嚇得目睜口呆暗想若一驚慌哭喊他們便要疑防反自

沒沒的說道就要賣我下水也該說明怎瞞得人鐵桶石氏頗復精靈那烏龜歡

喜道喜其無烈性故這都是那道姑不是也是你的造化投着咱們這一分忠厚

人家一二百鞭子拷打十數回可謂名稱其實那虔婆道你有這姿色到我家中學會了些歌

唱怕不名重一時到那時來往都是些王孫公子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你

還感激那道姑不盡哩石氏聽了如萬箭攢心只得假作歡顏想要乘個

空兒投河自盡那知道烏龜鴛鴦是世上第一等精靈不過的東西好讚

貌辨色早已猜透了九分晝夜防閑林想有一毫空縫石氏暗算且到起



船之時也似前番一樣乘其不備便了

是不知龜搗精靈爲第一等者

隔了幾日已到揚

州龜子催促起身老搗開了艙門扶著石氏上來石氏一看見這船直歇在水牆門下門內跪出許多粉頭上船迎接石氏急要轉身左手却被老搗一把扯定右邊又緊緊的幫着那個烏龜無隙可乘早被那些粉頭攙的攙扶的扶擁入艙門去了一進了門那老搗坐了中堂眾粉頭鋪下紅氊簇哄著石氏行禮石氏此時一腔冤憤只得發洩出來大罵無休痛哭不止老搗冷笑了一聲吩咐剝脫衣裙拏過馬鞭一上手抽有一二百鞭子道先給你下馬威兒你拏老娘當著什麼人哩那知石氏在江邊浪裏凍傷餓損氣竭神疲此時正待發作又湊着這頓毒打傷重病發臥牀不起老搗延醫診治都說是九死一生直醫至歲底纔有起色令粉頭百般

哄勸石氏總不發一言挨到二月初間再行拷逼拷過復勸勸過復拷約摸拷過了十數回下半身已是寸節寸傷石氏安心就死終無一言老搗

愁悶終朝嘆氣一日向石氏哀告道我家許多女兒就是三二十兩銀子

討來的每日也有一兩五錢的進氣你是費了我八十兩元絲銀子的全

靠你養家活口哩你不知道我們門戶人家的苦處上面要答應官府下

面要派辦差徭衙門裏書房差役街坊上總甲排年合那些罡神泥鬼捐

鷹放鷄的人那一個不要來分使幾個錢兒就是篋客架兒每年也要倍

些茶酒潤潤他的喉管轉眼端陽佳節道士來送硃符閒漢來揮蒲榴艾

葉那一件不是銀錢

此等學問從何得來所謂且豁然貫通者非耶

我因家中沒有出色的女

兒換不起大主錢財故此遠至杭州拚着大本錢討你回來做棵搖錢樹



兒如今添了人口費了本錢五六箇月來了沒得你分毫進益每日倒貼

你藥錢炭錢郎中的轎錢謝儀錢弄得我倉中無來竈下無柴店帳家家

掛到嫖客漸漸怕來眾女兒衣服首飾堪堪當盡再歇幾天只好打入孤

老院去了誰來嫖你竈君皇帝一日早晚兩堂追比那開門七件事兒誰

肯放鬆一點你叫我怎生捱得我這一家性命生生的都要斷送在你手

裏可不傷心死也人只知石氏傷心豈知老鴇亦傷心奇情奇文至情至文老鴇說到苦處竟認真號

哭起來石氏方纔開口說道因老鴇訴出苦情方始開口妙我是好人家兒女豈肯做這

污辱之事你若要償還身價只須送我到吳江尋着文素臣相公這銀子

自有著落先不說此知說而無益也至此始說饒萬一之幸也孰知因此一句忽開奇鏡真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搦若恨我費

掉你的銀錢這也是前世孽帳惟命一條隨你處置的了說罷也痛哭不

已老鴇無奈只得再令眾粉頭環繞哭跪百般哀勸以石氏尚聽訴苦故石氏誓死

不從又打了幾頓毒棒石氏甘心受苦知老鴇之苦故甘心受棒絕不回心老鴇只得

又緩了下去到了五月裏邊忽然一個粉頭通信與石氏道娘因勸你不

轉只得打發人往吳江請文素臣相公問你有甚信物帶去方不費口妙

石氏好不歡喜那得答道信物是沒有只消說是劉大郎的妻子石氏是

劉璇姑的嫡親嫂子二憑先前往在西湖昭慶寺後三憑開過糕餅店四憑

信文相公會在我家住過幾日五憑還寄一部算書來給璇姑娘看的大

信言之重詞之複神理逼真這便是的確憑信粉頭去了一會走來說人是起身去了

不知那文相公可有一棒銀子哩妙石氏忙問要多少銀子粉頭道娘是

還想要多妙姊妹們勸說纔只得討得一百兩整數妙極矣安得不信石氏暗忖



文相公相與極多想還易措等了十餘日杳無音信又疑惑起來必至之情問

那粉頭係前日所言莫非謊我怎這許多時絕無消息粉頭道我謊你則

甚娘不是在那裏心焦哩妙極石氏因畱心察看老鴇顏色真個像有心事

妙極又常叫粉頭們說時辰起那大安流連的小六壬課兒卜問行人妙石

氏愈加信了但怕素臣不在家中又甚憂慮必至之情一日早起見一個粉頭

擎著一張紙兒向石氏一颺說道姐姐恭喜文相公就到了元之石氏認

是素臣的回字忙招到房中取過一看却是一張課帖上寫着六月初十

日占行人中間點着卦爻後面批着道白虎文書爻動行人已在路上已

午兩日必到元之石氏輪算就在明日了問那粉頭道這起課的向來可

準粉頭道這是吳鐵口又是吳鐵口非作者胃中止有此名也百斷百靈

的元之口裏說着如飛擎到老鴇房中去了元之又元此時石氏一心一

念望著素臣夜裏風吹草動都疑心是吳江人到必至之情次日整整的盼了

一日焦悶異常到得一更以後合家俱睡石氏在床兀是側耳靜聽老鴇神算

能令石氏驚心胆刻忽聞剝啄之聲心裏一驚聽着龜子接應起去開

水牆門便悄悄坐將起來必至之情同睡了一個粉頭失驚條怪的直豎起道

姐姐又怎麼哩一筆將石氏自入院以後刻刻尋死情形寫盡石氏道我不怎麼外面有人叩門

怕是吳江人哩那粉頭方始放心扯著石氏一雙臂膊既放心猶必扯臂

粉頭刻刻防也坐起諦聽只聽見龜子進來回頭道忒也刁難人那文相

公說臉上不好看不肯上來要你同劉姐兒到船上去照一照面問明白

了話明日就兌銀子也是夜裏下船你說叫人不要生氣許多王孫公子

第一卷書 卷之六 三十一回 下



成日住在我家希罕你什麼文相公武相公

元之又元 幾乎元殺

那處婆道休得胡

說他與劉姐兒是親戚只認他已經接客不好明到我家怎把嫖客來比

並他

元之又元元元 死又元活也

石氏聽到那裏淚如泉湧暗忖文相公怎也信我不過

又想到這是倖仔所在却也怪他不得他是明理之人我去哭訴他自能

相諒

已被元殺

一面穿着衣裙那老鴇已來敲門隔壁又述了一遍石氏接應

着連忙開門出來龜子提燈籠老鴇攙扶着從水牆門馬頭走上船來船

中燈燭輝煌船頭上家人連聲請石氏進艙老鴇打個照會把手一放跨

下船去船家在頂蓬上把篙子撐開

何故下船何故 撐開令人不解

用得力猛船勢一側

恰遇上流一隻大船直截過來攔腰一撞這船便直掀過來石氏正待進

艙立脚不住一交跌倒倒撞入河去了

閱至此未有不為石氏叫苦者豈 知元之又元將普天下後世看官

元殺 正是

亡羊自向屠門入

脫兔翻從虎口生

總評

單謀數語俊爽可喜其計亦直捷省便不負其名靳仁撫掌稱善儼

若行軍者然且與魏道變色而言更居然以草竊自處矣淺率矜躁

於此可決其敗况璇姑以貴攝之不至而其妻乃不攝自至乎左傳

紀事每於閒處冷着一筆即為終身著蔡書中屢用其意於此聊以

指之

攝召如驗即攝之不至亦應見有攝之者於此回特下心安睡穩連

惡夢也不會做一個其破之者至矣又何礙青旛皂旛香風樂音之



有聲有色乎

柴房之火明脩棧道也錢唐之差暗度陳倉也手颺之票所費一張紙也單謀真屬可見璇姑雖屬靈巧何能勘破機關不落圈套乎然事變無常吾心有主惟有一死而已雖百單謀其奈璇姑何

或問石氏非本傳喫緊人何必特費筆墨不惜醜縷儼爲立傳者然余曰此亦畫家襯托之法耳如神手畫上帝近侍者必有天尊隨從者必有真君真人護衛者必有天神天將踏白者必有風伯雨師朝拱者必有龍神水族其畫真君真人也已如名手所畫之天尊則其畫天尊也必如名手所畫之上帝然後其畫上帝也乃迥非名手之所幾及若畫真君等不佳又安望天尊之佳畫天尊不佳又安望上帝之不可幾及乎璇姑天尊類也石氏真君類也寫石氏至此是以寫天尊者畫真君真人也不然何以爲天下第一奇書也

或曰素臣之眷屬如石氏者多矣安得人人而傳之余曰素臣之子二十四人而特傳止六人孫百數十人而特傳止二人舉一以例卽餘皆可知甯必每人而傳之哉

非水手睽眼數語則石氏不知有出銀救之之人惟知有出銀之人而後得聞匡生之名迨匡生尋來盤駁確實僱人相送此時石氏只盼吳江深感水手一言得離險地而就康莊矣孰知其事之大謬不然乎文之奇變真令人捉搦不住

石氏欲投河卽投河欲投江卽投江却更有欲投而不得投之時不



欲投而撞落之時可謂窮極其變

讀老鴟哀告石氏一段方知衍衍中支撐之難作者心孔七穿八漏方是真能格物致知之人

石氏自粉頭通信後一心只盼素臣更無別念矣讀者意中亦復如是而孰知其大謬不然乎此奇中之奇變外之變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二回

文素臣初謁金門

謝紅豆一朝天子

船艙裏人見石氏落水口中大喊救人船上水手亂奔着與大船上厮打

白不聽見老鴟合龜子連忙吹滅燈籠悄悄的關門進去

東邊出日西邊下雨南樓買酒

北市聽書各自景色各樣肚腸枝梧拉雜好看殺人

這石氏流去有半里路被一根木樁格住肩膀

一家水牆門首打着燈籠火把簇着些人齊發一聲喊道好了在這裏了

此何以故一個人就伸手下去把裙幅扯住一個人便攔腰撈住了衣服拖上

馬頭石氏落水未久拉著那人一隻臂膊便坐將起來睜眼一看見有三



四箇女人却都不認得更不知何故石氏從內中一人搶過一根火把把

石氏一照道我說那衣服顏色不對那裏是我家姐姐呢其故眾女人正

待照看只聽裏面有人喊道姐姐有了你們進來罷眾女人轉身就跑撈

起的這女子却不進去問石氏何人因何投水石氏答以並非投水把備

細向他說明這女子道原來是劉姐可敬可憐一故略明又那裏是文相

公的船一故不解又你同我進去見了媽媽就明白了石氏暗想怎這女

子知我姓名他說是媽媽想也門戶中人了怎又說不是文相公的船且

進去問一個明白因把頭髮合衣邊上略絞掉些水兒細這女子拾起地

上火把更細撈救時攙扶石氏從水牆門來石氏道蒙姐姐撈救感恩不

淺請問姐姐姓名以圖報答這女子道奴家姓賀名喚錦雲誤落烟花已

經五載說罷流下淚來石氏在火光中細看只見

淡白梨花比紅杏碧桃多些幽雅輕盈楊柳傍曉風殘月越是嬌

柔也學內家妝梳看去全無脂粉氣不似平康蘭麝聞來饒有芟

荷香預留地步極是只幾點微麻略減千金身價却兩窩深鬢平添一段

風流蹙蹙眉梢鎖不盡若干心事盈盈眼角流不完幾許啼痕多

半因失節青樓怨着那紅顏薄命前半寫質後半寫心只中兩句寫貌工穩極矣而錦雲終身結

果於此已見

絕妙好辭

石氏暗思此女全不是煙花身分將來定有出頭未會鵝鵝先見錦雲未

靈直走進堂屋只見許多女人簇着一個少年美女在那裏勸說這女子

上前說知那美貌女子忙走下來扯着石氏兩手說道姐姐叫妹子想殺



了也

此又何故令人疑殺

石氏茫然答道奴與姐姐素無一面怎敢勞姐姐垂念一

個白髮女人接說道劉姐這是我親生女兒他也與你一樣貞節一般苦

命平日聞你受苦屢次要來看你都是我阻住了因是各家門戶怕趙嬭

子見怪

老鴛之姓至此始見

你今日定爲那西商逼迫情急投河的了我女兒早已

料著

七故八故歷落而出疑殺問殺

如今且宿在我家同我女兒進房去脫換衣服我叫

人取壺熱酒來替你衝掉些寒氣且到明日再作計較復向那美貌女子

勸說一遍

勸說何事故亦不解

那女子含淚應承挽着石氏到他房裏拏出衣衫裙

褲給石氏通身脫換連鞋脚一齊換過又替石氏把頭髮搯乾將木梳通

好挽起髻來石氏問他備細纔知道他姓許名鵝鵝揚州知府奉斬司禮

之命挑選他去蠱惑東宮早晚就要進京因與吳江水梁公有終身之訂

不肯負約所以屢次尋死夜裏悄悄起身到一間破屋裏上吊家中認是

投河故此許多姊妹跑出馬頭尋找恰好湊着石氏浴來剛剛救起石氏

復根問西商之事鵝鵝道原來姐姐還在不知這西商是五月裏邊來的

挾有萬金資本要在揚州討幾個絕色女子不惜重價便轟傳了揚州一

府凡是養瘦馬的都領他去相看他總不中意纔看到我們門戶人家先

要來討妹子妹子因與水郎訂約回絕了他後來曉得屬意於姐姐出了

五百金討回作妾擇定六月十一日吉期在船中結親妹子知姐姐貞節

料有不測之事豈知姐姐轉不爲此却是爲著何事石氏聽罷如夢方覺

兀是驚出一身冷汗

談虎色變極人情理

暗想一入船中必然行強倘被姦污死已

晚矣

此出冷汗之故

我深恨那隻大船豈知竟是我絕大的救星真是怪事

晚矣

此出冷汗之故

我深恨那隻大船豈知竟是我絕大的救星真是怪事



一齊都解疑問 俱釋不亦快哉 因把要投奔素臣及鵝兒設計之事述了一遍鵝鵝大喜  
道原來令姑是文相公尊寵文相公與水郎是至交妹子與姐姐又是一  
重親故了石氏道文相公也會說與水相公是好友原來就是姐姐訂約  
的水梁公相公將來奴家姑娘與姐姐倘得邀天之幸完璧歸趙則親故  
往來奴家亦常得相會永傍妝臺時聆玉璽矣 璇姑死多生少鵝鵝行人  
深宮石氏亦茫然無着而  
乃侈口作此滿話豈不可笑然却是極入情理之 因執着鵝鵝手兒定睛  
言喉間但有二寸氣在即萬想千求轉轉不已也  
細看但見

臉泛桃花似新剝瓜仁浸釀着穠中鮮水 繪水繪聲 眉分柳葉如初開

山影虛含着峰頂靈光 繪風繪影 目秀而清識英雄肯輸紅拂 并捐腰梁公

纖似約宜偎抱那數小蠻 切定鵝鵝 瘦生生弱不勝衣只恐風吹欲墮

碧油油髮長委地真令我見猶憐 無不細切鵝鵝

鵝鵝也握着石氏手兒注目而視但見

目秀而威未許浪垂青眼 切定石氏 眉清而朗那須頻點青螺身如齒

蒼支風別有風流不解妝梳臨水殿面似芙蓉映水絕無水性肯

隨脂粉落風塵 句句切定石氏 舊恨新愁重疊疊儘多幽怨亂頭粗服憎

羅羅越顯精神 無句不切故佳

兩人四臂交持四目相視你憐我愛各不勝情了鬟捧着菓榼送上酒來  
大家纔放手坐下鵝鵝陪著石氏一面喫酒一面說道妹子為靳太監勢  
逼明日便要起身本擬一死以謝水郎方纔母親苦苦勸說恐有連累如  
今想來只得且到京中若選不中尚可發還即使選中亦當以苦情上達



倘得憐憫放回固可重續前緣如或不能亦卽以死自持拚得觸怒東宮  
凌遲碎剮所不辭也請問姐姐如今計將焉往石氏垂淚道奴家此時進  
退無門竟不知所往望姐姐有以教之鵲鵲道水郎前日曾說文相公去  
歲到杭尋人不遇回家卽往江西至今無信姐姐若到吳江亦不甚妥我  
有一結義姊妹衛飛霞嫁與天津尹公子伏筆家道富足爲人豪俠我慕  
姐姐貞操久思親炙今蒙光降不忍遽離可否屈姐姐伴送下船少作盤  
桓以慰渴懷船到天津卽送姐姐至尹家託其尋訪劉姐夫并令姑消息  
他夫妻俱是異人斷能不負所託不識姐姐意下何如石氏暗想文相公  
既不在家我更投奔何人趙家固是火坑此處亦非善地且一有洩漏便  
重投羅網悔無及矣蒙此女一片深情且又同心守節同病相憐伴送一  
程亦足少酬其意我拚着一死何地不可往乎因說道既承姐姐盛意當  
與姐姐結爲姊妹將來生死患難此志不渝一面伴送下船到天津分手  
便了鵲鵲大喜道妹因平日渴想見面時卽有結拜之意恐姐姐以平康  
見棄未敢吐露衷曲今蒙慨許實愜鄙懷自然姐姐年長就此拜爲親姊  
了石氏也跪下去道石氏也跪則鵲鵲先跪可知非漏也如此叨僭賢妹的了兩人對拜了  
四拜起來入座重飲愈加親密直談至四鼓方睡次日早起石氏要拜見  
許媽鵲鵲說知結拜伴送之事許媽大喜道我正愁你長途寂寞得劉姐  
同去是極好的了因受了石氏兩禮隔日府中人役跟着一個內監來催  
促起身許媽假說有一姪女要附船往天津去內監滿口應承道你女兒  
若蒙東宮爺收用咱們正靠着他洪福哩這些小事無有不從鵲鵲先打



發石氏上船然後拜別許媽及眾姊妹大哭一場上轎而去出了牆門便

注目四顧尋看梁公

連接梁公  
天衣無縫

梁公因官府差人防守無門可入探知這

日起身正在左近窺探鵜鵝一眼瞧見便將簾子微掀注視梁公淚流滿

面梁公悲痛非常隱隱跟至關口候鵜鵝下船却因護送人多不能近前

只遠遠望見一個身影記明了第五號船上繡鳳白旗的暗號成日在岸

上跟着鵜鵝亦日在紗窗中偷覷却是不能通一個信兒梁公没法纔趕

至濟甯去求介存以致得遇素臣連著石氏都救出來的石氏於成化四

年七月十五日在文教官署中把成化三年五月初八日劉大郎出門以

後這些事情約略述與素臣聽了

有此一段大書特書劃清年月日期  
使閱者一目了然無斷亂糾葛之病素

臣跌腳垂淚道璇姐此去性命不可保矣大嫂且與鵜鵝娘安心歇息幾日

待我再作計較石氏亦問大郎備細素臣述了一遍方知丈夫久不回家

及往乍浦之故含淚進去觀水謁聖已過一進齋中便向素臣說道適纔

為吾姪得一喜信非吾姪一人之喜乃四海蒼生之慶也

知姪者  
莫若叔

朝廷因

去歲七月下雪今歲六月降霜下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京官自五品以下

外官自三品以上各保一人引見時面陳時政稱旨者即授監察御史你

的名字已經趙日月保舉奉旨着南直隸學道徵送入京我知你畱心經

術忠直敢言倘得上格君心豈非兆民之福你現在此地不必回家徒費

跋涉我替你申一角文書到順天府丞衙門一面送部一面知會南直學

道便了素臣道日今宦寺當權求言何益承趙兄推誠謬薦正恐無益於

國有害於身并累及舉主耳

素臣料事如燭照數計而  
終於以身殉道方是純忠

姪以為當作速歸



家具呈學道力辭為安觀水大笑道你平日所學何在此正所謂甯吾言

而君不用無君用而吾不言也若計一身之利害則患得患失之鄙夫耳

豈我平日期望之心哉素臣垂淚道叔父之言乃不磨之論但姪一身何

足惜恐累及垂白老親耳擡出老母使觀水無以復勸是決意力辭觀水正色道嫂嫂是女中

聖賢豈以俗情之榮辱為憂喜汝能為范滂汝母獨不能為范滂母邪假

俗子之虛詞而沒賢母之素志非迂卽佞耳此種責備非深知水夫者不能道隻字素臣又何所置辯

邪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我便去整備文書數日內卽當起身不可遲悞素

臣涕泣謝罪只得從命觀水擇了十八日備酒為素臣餞行說道嫂嫂處

我也有書早晚同你家信寄去雙管齊下總不欲使一呆筆直筆另外寫一字寄與梁公

令其接取鵝娘回去收拾過那劉家娘子且待吾姪引見得旨後再為打

算收拾過石氏此兩著後俱不應惟不應故妙你不必牽掛只一心去直言悟主休得依違兩

可令天下笑處士虛聲致負趙君之舉也侃侃而談至今猶有生氣可謂難叔難姪素臣唯唯

受教不數日到了都中就下在洪長卿寓所兩人相見真如久旱逢霖神

情飛舞二語已寫足知己久離乍會神理先執手問慰一番然後行禮敘坐喫過茶後一

面擺飯一面敘話長卿道自吾兄別後弟忽忽如有所失每得一疑無人

能解必思吾兄每得一悟無人能証必思吾兄弟是以書為命的人怎當

自交吾兄而兄忽去以後竟至不敢讀書起來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真是度日如年

到五月中竟自懨懨成病直至六月下旬方愈雖未纏綿牀蓆此句細否則雙人從

來無病之言為柄鑿矣實則心神俱憊也前日趙兄保薦弟知兄忠喜兄必來弟知

兄智又慮兄不來兩層俱透方是知己孰意吾兄竟來而來且甚速此弟之大幸亦



國家之大幸也素臣信友若此其不獲乎上則命也少刻當為兄滿引三爵素臣道兄之思

弟正如弟之思兄然弟自出京後日事奔馳未免分心不至因思成病同

之言其六月初間在江西豐城縣任公署中忽聞兄病垂危弟魂魄俱喪

連夜趕入京來以實告非自表也在德州遇着雙人方知吾兄托病之由任公家

人訛傳之故大喜而歸此番因事至保定家叔齋中知為日兄所薦弟因

宦寺當權直言無益即欲力辭被家叔正言責備此所以來而且來之速

也長卿大笑道原來白又李即係吾兄任公於六月內曾差人進京又寫

一字致我託我力勸你到豐城他有甚事要和你相商說得懇切之至弟

寫書去回覆了他說姪與白生並無一面亦未悉其名姓那知就是吾兄

真咄咄怪事也素臣沉吟道沉吟之意有在難於猜說故但以醫病而言弟在豐城曾為醫其

兩女或其女有甚反覆欲弟往治亦未可知至弟更名之故其話甚長晚

間抵足與兄細說弟此時本不該去見日兄恐涉嫌疑一者吾輩相與豈

拘俗情一者知己久違急思握手吾兄以為可否長卿道嫌疑之說前日

弟已與日兄議論過連舉主也抹掉的了我們喫完飯就去看他素臣道

還有袁兄哩長卿道正齋欽點貴州主試前日已出京去了二人飯後同

去見了日月素臣先致渴想之私次謝保舉之事日月道吾兄惠然肯來

弟當致謝乃反作此世情邪前日長卿還慮吾兄不來今來而且速弟感

紉多矣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素臣將觀水之言述知日月道此正論也弟亦知宦寺

當權然庶幾君心之悟吾兄經術湛深議論精卓不比言官據拾以支離

閃爍之詞為苟且塞責之計者必能開悟主心膏澤天下弟與長卿拭目



俟之耳

此保舉之故觀水亦有此意但不必出諸口耳

素臣謙謝未遑日月因問素臣出京以後

之事素臣亦略問些京中時政大家感慨了一番日月吩咐備席長卿道

嫌疑雖不必避留讌究非所宜現在弟作東與兄何異日月點頭道是就

同到長卿家中暢飲劇談至半夜方散天明起來長卿向素臣取出文書

叫人到順天府去投遞自與素臣在書房中促膝談心素臣把靳仁在外

延納僧道蓄養亡命造立偽劄謀為不軌并自己見檄更名之事述了一

遍長卿大驚失色道這閻孽乃敢如此胡為京中只知道景王招亡納叛

頗有邪謀

伏筆

却不知有靳仁之事怪道靳直這厮近來傾心朝士并欲

採取名望原來是王莽謙恭故智皇上本自聰明却溺於釋教任用國師

干預朝政近更尊寵番僧劉巴堅參

伏筆

專心房術一任宦寺專權前月內

有一言官陽鳴上疏微揭司禮之短立時拏至錦衣拷掠備至以後竟無

一人敢言了朝紳半與交結要路皆其腹心弟既寂處聞曹吾兄又未得

寸柄與言時事可為寒心

同心之言其真如蘭與叔向晏子季世之論同一杆軸

素臣扼腕太息道

弟於引見時當直陳時事以死爭之長卿道死爭固是但亦須婉曲以期

有濟翹君之過而以為名又儒者所不為也素臣道婉曲進言期於吾言

之用耳至婉曲而其言終不得伸則侃侃廷諍自不可已

素臣本意先婉後直

况弟

所應者直言極諫之科若徒事婉諷豈奉詔之意哉長卿點頭稱善

長卿因素

臣但說死爭故有婉曲之說及知本意在先婉後直故點頭稱善

素臣

素臣奏對有直無婉則因黨馮邪說有以激之其本意固不出此

隔了

幾日吏部題奏上去倒下旨來著該部帶領引見素臣到部中習儀同引

見者先有三人一名黨桐是北直隸靜海縣監生係吏部尚書趙芮保舉





第二名馮時是湖廣省羅田縣舉人係兵部尚書連世保舉第三名便是

文白那司官見了黨馮二人滿面笑容寒温不已見了素臣便大落落

臉上刮得黃霜下來何苦如此而必欲如此且無人不如可為長嘆素臣回來與長卿日月說

知二人撫掌大笑與長卿說可也乃并日月說那長卿撫掌宜也乃并日月拊掌那君子之交如是如是到了八月

十六日天子坐了大朝各官朝見奏事已畢然後各部司官帶領引見人

員共是五班素臣等在第三班上大家垂足屏息而待只見第一班是兵

部職方司帶領幾員邊將引見要發往廣西禦苗伏筆引見下來第二班上

去是禮部主客司帶領楚王所薦的女神童素臣偷眼看時是一個六七

歲的女娃遠遠來就覺舉止雍容丰姿秀朗到得近身是一個絕世佳人

容光飛舞令人目光閃爍不可注視素臣定睛一看却似舊曾相識之人

那女娃也是一眼看着素臣有許多驚異眷戀神氣默默相感之狀素臣

心頭脉脉跳動此種神理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眼送女娃上殿拜跪御前奏對多時天子

龍顏歡暢叫一個內侍扶掖起來領入宮中去了這吏部文選司員便把

素臣等三人帶上殿來雁翅排跪內侍取司官手中牙牌呈上御座先傳

黨桐上去黨桐奏道為治以德當希虞帝之垂裳自用則勞宜法殷宗之

恭默冢宰兼制六卿權之所以歸於一三公不親庶務治之所以進於醇

况穆穆天子而可惟日不足以綜覈為事乎似是而非竊見司禮監臣靳

直經術湛深勳猷茂著公忠體國廉介持身非因災異求言乃臣愚以為

宮中府中事無巨細悉以任之明目張膽授以太阿更怪必能內輔聖德成高拱於法

宮外息民勞布大化於環海而陛下優游宮闈調攝心神下可以致長生





久視之方上可以成九轉大還之道此則天子所樂聞故不覺前言之謬妄臣言是否可採

伏乞睿照施行素臣聽畢一腔怒氣從丹田內冒出泥丸宮來直欲把這

頂儒巾衝入九霄雲裏無奈君父之前也只好敢怒而不言自起自落有龍虎臥之

勢黨桐下去輪著馮時上來奏對道治獨隆於上古而三皇俱有出世之

師政專任於大臣此根黨桐之論而九經尤重尊賢之目以崇釋為尊賢尤怪故赤松錫雨

於炎帝乃成粒食之功黃帝問道於廣成遂致垂裳之化今之國師昔之

廣成赤松也臣以為當明著其教俾諸臣服之以為政羣儒坊之以為言

士非兼通內典不得列於庠臣非深明大乘不得通於籍如此則奸詐之

風絕貪污之念除宰官皆發菩提心多士悉念觀音力於以壽一人於無

量登四海於極樂不難矣素臣此時氣破胸膛恨穿骨髓眉指雙鬢目抉

兩眦若不在朝廷之上幾欲手刃逆奴等得馮時下去傳到素臣那裏還

按捺得下宛轉得來可見素臣本意先婉後直不覺正色動容侃侃而對曰九經重尊

賢之目首在去讒三月成攝相之功必先誅佞虛冒四句蓋朽索六馬宜準天

行以自強一日萬幾常懼太阿之旁落四句破黨桐百家非孔子之說不得列

於學宮二氏為異端之尤豈容溷夫治道四句破馮時今黨桐馮時以狐兔之

質發豺狼之聲總劾虛按一欲以天子之權下授奸人之手其意何居實劾黨桐之罪

一欲以髡奴之教上亂聖人之經其謀可駭實劾馮時之罪謹按二豎之罪宜正

兩觀之刑總按定刑亂政者既伏其辜政乃可得而言也轉出正意今日之政莫大

於黜異端莫先於除權寺異端不黜則正教不興權寺不除則賢人不進

正教不興賢人不進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折疊而下疊若貫珠剴切痛切可讀可歌黜異





端則國師繼曉為戎首除權寺則司禮斬直為罪魁更折而下繼曉造作分勘虛按

方術蠱惑君心占奪田園侵漁民命實按繼曉之罪合依左道之律縲首何辭定刑

斬直納叛招亡屯留洋海贗符偽劄布滿江湖實按斬直之罪應照大逆之條凌

遲不枉定刑去歲七月下雪今年六月飛霜後入詔書雪之與霜均為殺氣俱屬

陰類厥色維白既合兵象亦主西方切言霜雪詮釋精鑿方是應詔直言非平常奏諫者比繼曉販

奉西竺其教主殺斬直闡餘陰類現欲弄兵拍合兩奸如燭照物垂象昭然顯而可

見較董江都屬災對更為明切伏乞皇上帝奮乾斷立誅二兇此除毒然後解散餘黨招

徠賢士昌明正學敷宣至化此生肌真醫國神手則陰陽沴戾之氣可除不脫應唐

虞郵隆之治可致矣胡邦衡請斬秦檜孫近一疏有此氣魄臣草茅下士恭奉明詔昧死上

言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即一結亦不草草雜文大文素臣奏對之時形如伏虎氣如飛

虹聲如洪鐘目如閃電嚇得兩班文武口呆黨馮二人渾身抖戰斬

直站在御前冷汗直淋面無人色膽落温御史矣趙日月洪長卿與朝臣中幾個

憂國憂民的人都肅然起敬爽然若失慙然自媿三句寫盡君子心事天子却不禁

勃然大怒投鼠忌器可為長歎問閣臣道這腐儒非聖無法狂妄極矣速擬旨進呈

重治其罪說罷拂衣退朝把四五兩班都壓在次日不及引見矣只一引見有四

班人作陪而一班只一句點明留作後半日傾蓋二班則曲曲描摹純是一股靈氣令人不可方物四五兩班則杳然無着如神龍之尾獅子搏兔

用全力豈虛語哉閣臣安吉大喜也不待同官參酌即時擬道

生員文白肆行奏對非毀聖教誣謗大臣狂妄已極着錦衣衛使

尚成仁押赴市曹即行處斬兵部郎中趙旦所保非人著革職安

置遼東



旨意擬完送進尙成仁已奉安吉鈞帖率領軍衛押帶素臣下殿洪趙二

人向閣中探知趕至午門向素臣大哭道不意吾兄竟擬極刑使弟輩寸

心如割素臣笑道為一身則笑弟應詔時已知有此與水夫人意思一般只請問二兄旨

上曾否涉及家母二人連連搖首道擬旨並未連及家屬但吾兄雖視死

如歸天下事將不可知矣能毋痛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素臣道此尙是閣中所擬

聖怒不測更有株連亦未可知倘止罪及一身則弟雖寸剛亦感聖恩於

地下矣是實話從父子一倫血性中流出吾母即二兄之母伏乞垂念說罷跪將下去二

人連忙扯住長卿道日兄已擬為民將發遼東安置只一旨意必分兩番出落總不使一直筆

呆筆而於情理正自確合故妙這事專責在弟了同心之言弟送吾兄歸神後即日棄官挈家

扶送兄柩回南卜一椽於吾兄宅旁與令兄古心同事老母同恤孤嫠也

句句從朋友一倫血性中流出讀之增氣百倍素臣嘆驚道為朋友則驚原來日兄已得嚴旨使弟何

以為情長卿兄如此待弟弟將何以為報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弟

無以謝二兄請以將死之言為贈二兄他日倘復立朝一革一棄故云他日不可以

弟為前車之鑒當以弟為前事之師非宛轉進言當宛轉時原合宛轉即涕泣入告

總以冀君心之一悟而已若惟知不可為國家安賴有此等臣子邪是知其不

可為而為者與晨門知孔子者以此孔子稱比干為仁者亦以此句句從君臣一倫血性中流出讀之泣然而歌真人間第一奇書也

袁兄試畢入都亦望以此囑之也洪趙二人拊膺大慟道吾兄死不忘君

吾二人雖生猶死也遺言謹銘於心必思所以報命也句句從君臣朋友兩倫血性中流出

這一場痛哭把朝臣中有些忠義之氣簇擁在午門半邊圍着素臣等看

他面目的爭看素臣面目便是忠義之氣無不垂淚內有一人竟哭暈在地此何人邪百忙中夾人伏





筆妙連那指揮尙成仁合幾十名校尉也自流淚不已尙成仁者尙或人也故流淚不已

正是

爲人但有忠良氣

當世應無鐵石心

長卿哭了一會不見旨意下來復赴宮門首去打聽日月被本部各司官擁到朝房內去哭暈的有家人扛扶他處圍看者亦漸漸散開素臣獨立午門暗忖皇情其怒已極此時旨尙不一必因閣臣失擬未及家屬之故倘或干連老母如何是好一時心頭霍霍不定就如小鹿亂撞一般爲老母則憂正在憂慮只見長卿滿面歡容飛奔而來道吾兄恭喜不特家屬脫然無累吾兄可免極刑只怕還有好音出於意外弟此時喜乃欲狂矣正是

自昔薦蘿施松柏

從來龍虎動風雲

總評

石氏落水艙裏大喊救人宜也水手自奔打架亦可也老鵝龜子滅燈而進何也如慮素臣以人命控獨不能轉控素臣乎八十兩頭棄而不顧有是情理乎讀者切勿急看下文當掩卷細思之

石氏述完情節讀者急欲知鵜鵜等如何回南如何與梁公大郎厮會乃卽截然而斷另寫素臣入京引見之事初閱之殊覺未快旣而恍然曰素臣之救鵜鵜救石氏也其救石氏補璇姑也不特補璇姑連素臣之入京也然則鵜鵜石氏特作者遣送素臣之符檄耳更何論梁公大郎邪其截然而斷也固宜

觀水一番議論似高出素臣一頭地而不知觀水尙在局外非局內



之素臣可比素臣上有老母使無觀水侃侃責備而卽欣然應詔其去絕裾之溫嶠幾何

黨馮係兩尙書所舉故滿面笑容寒暄不已素臣係郎中所舉故大落落地臉上刮得下黃霜此事極銳却寫盡世情非洪趙二公孰能拊掌而大笑之也

素臣與女娃脉脉相視一段情理最爲微妙非因果緣分之說也凡有天倫皆有默相感召之故父子如龍兒兄弟如遺珠朋友如長卿書中屢加指示參互考之自會其意非可以口舌譬喻而得者

有黨馮二人邪說不可無素臣一番正論撐住其間死有重於泰山安得畏首畏尾顧念家屬之連累乎至極諫以後猶不念及老母則非人情矣無天性矣獨立午門心頭鹿撞方是忠孝兩全

聞擬極刑則笑聞罪舉主則驚恐涉老母則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謂中節之和

贈洪趙將死之言尤見純臣學問豈止絕無怨懟仍冀君心之一悟也觀此則知子胥鞭墓實爲千古罪人

哭暈午門者何人連讀百餘回杳無下落悶氣殺人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三回

盡臣職文徵君遷謫遼東

重交情洪太常奔馳吳下

素臣道聖怒甚盛弟正慮株連怎反有從寬之事此信大都不確長卿附耳說道東宮內監懷恩端方誠直諫兄亦聞其名與弟莫逆親口傳述是最確的信他說皇上退朝將吾兄諫奏及閣臣擬旨述與皇后知道虧那女娃謝紅豆替吾兄極力辯白侃侃而爭并說皇上不赦吾兄便是昏君

草草傳述之言如是如是

皇上毫不加罪反大笑道朕當爲汝赦之懷恩怕有變頭慌

忙出宮去報知東宮來幫這女娃弟思東宮仁孝係皇上鍾愛若得勸解



聖怒斷然可回此所以驚喜欲狂也素臣驚訝道這女娃年尚幼穉怎敢與皇上爭辨竟直詆爲昏君未免不學無術矣皇上不怒而笑且寬弟之罪真聖主也但國師司禮恨弟切骨必更起風波弟之生死還在未定耳

素臣料事真如燭照

二人正在議論日月也慌慌的走來道喜說內裏有信吾兄是

從寬免死了

此但云免死所傳異詞

長卿復把懷恩之言私向日月說知日月喜動

眉宇素臣道日兄爲同僚擁去爲着何事日月笑道不必講他總是要弟求哀於權要罷了須臾閣中傳出奉旨一概免究尙成仁向素臣再三致敬領着衛役自去素臣等三人同步金階之上日月太息道天旣生素兄以爲棟梁之器復生此女神童以默護之此國家之福也但吾輩鬚眉羞媿欲死矣長卿道古來神童惟李鄴侯名稱其實其餘不過通今古能詩

文耳慧則有之神則未也今女娃謝紅豆不獨以才自見竟能別黑白於數言辨賢愚於一旦不避履虎之唾而爲逆鱗之撻遂使皇上德妙轉圜仁深解網其功固大其德獨優方算得神童可與鄴侯分鑣千古明日當細細打聽他御前陳奏之言及宮中諫諍之語筆之於書以垂後世不僅流彤管之芳亦以鼓士林之氣也日月道長卿班次稍後尙未知其御前所奏弟却約略記得他陳奏履歷之後皇上盤問了幾句經史幾首詩詞就出一對道

空庭咏絮早歲驚蝗

梅聖俞妻謝氏

皆從巾幗流芳試問七歲娃兒係阿

誰謝氏

長卿道這對本不難但拏甚去對他又從何出色却是一件難事日月道



他卻一點不難皇上剛說得完他便朗朗念道

鹿洞傳經尙方請劍總爲鬚眉生色謹奏萬年天子是那個朱家  
長卿道妙妙竟把皇上扯入對去萬年天子對得工巧出色實是奇才素  
臣道此對之佳誠如長兄所云但其妙在朱家二字出對中所云謝氏雖  
非人名却可解作人名紅豆以魯朱家對之工穩無匹試另以二字易之  
必齋然削色矣長卿日月俱恍然讚歎不已日月道皇大喜命閣臣又  
擬一對道

寸言立身之謂謝謝神童真以寸言驚宇宙

長卿道一切姓氏既無從牽涉國姓分拆又不成意義這却是絕對了日  
月道他却有便宜之策不用國姓而用國號了他對的是

日月合璧而成明明天子常懸日月照乾坤

長卿與素臣俱擊節嘆賞道好對直一字不可移易矣日月道皇上贊不  
絕口閣臣又擬了一對是

紅豆花開紅豆女歌紅豆曲

他就如做現成的卽刻應道

紫薇香透紫薇星坐紫薇垣

素臣道此對略平然除此亦更無別對總難在應口而出吾輩若與對壘  
必棄於思之甲矣長卿道心靈口捷此乃天授不由人力少刻當各淨太  
白以賞之不一會已到長卿門首日月道今日引見的幾員邊將小弟司  
中之事弟雖非值日却掌司印今日都要來見

不值日故不帶領見弟在朝掌司印故必來見



班中見一員將官身雄貌偉氣概岸然這考校邊才是弟之本職要回去物色他一番如此方不負司員之職到夜即來痛飲說罷自去素臣同長卿進去一

面用飯一面問苗人作亂之事長卿太息道此俗語所云好肉上生瘡者是也去歲粵東海夷作亂依弟愚見只消潮惠二府兵弁儘可剿除日兄

持重云搏兎必用全力主令潮惠主兵調瓊州及福建之漳州兩處守將出海會剿如此則潮惠遏其前瓊漳攻其後海夷四面受敵豈有不滅之

理而本兵無識奏請三省會剿廣西省總兵郎如虎領三千兵協剿就派着三千名苗丁伏侍一切背負軍裝打取水草疊橋開路等事俱是苗丁

又苦他去擋頭陣死傷俱屬苗丁功賞俱歸粵卒班師回去仍復奴隸視之盛甲叫他代穿刀仗叫他代執略不如意非打即罵苗丁怨恨入骨暗

賠約了時刻一齊發作粵卒無甲無械如何抵敵三千人逃不得百十了回去郎如虎身被重傷標下將弁殺死了十餘員連夜奏告發兵剿除亂

丁奉官岑啞為主伏筆無痕結連田州逆苗伏筆無痕抗拒官軍半年之中打仗一二十次不能取勝近日反直衝入內地來慶遠一帶俱為騷擾因去歲征

討海夷係漳州參將林士豪一人之力翻然而入故此復用他前赴粵西征苗方纔日兄所說邊才要去物色者大約即此人也素臣道林士豪既是漳

州參將只消行文調赴廣西何必又召進京徒費跋涉長卿長歎道世事不可為矣林士豪係平夷首功止得加級虛銜斬直連世兩人反得廢了

加官上賞這林士豪就動了告病揭帖司禮怒他怨望便勒令回籍閒住如今見苗兵勢大又起復他去征苗急則用之緩則棄之成何政體此有



心之士所爲拊膺而長歎者也他原籍襄陽本近廣西因是起復故又須引見素臣道日兄所欲物色者若果是此人則弟亦頗有所聞前在豐城任公會說及福建參將林士豪其談兵獨宗左傳一書回顧有情其才便可想見弟在東阿所識奚奇等十數人俱係將材今值用人之時弟欲同吾兄去一會林君如果名不虛傳卽託他帶去廣西以收臂指之效不識可否長卿道此不特爲奚奇等籌自新之路也上爲朝廷樹干城下爲林君張牙爪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何不可之有二人喫完了飯慌忙走過趙日月家來趙家蒼頭見是主人至交不敢攔阻說道家爺在內書房與一個廣西副總兵官密談吩咐一應賓客俱不相會二位老爺不比別位還是傳報不傳報長卿道這副總兵官可是姓林名士豪的麼蒼頭答應正是

長卿道原來他已陞廣西副將了不須通報我們正要見他遂同看素臣直進內書房來日月一見卽連聲道二兄來得甚好此原任漳州參將林君名士豪者也不特武勇過人韜鈴獨絕性情學問竟是一位儒者弟正欲介紹奉謁因回顧士豪道此位是文素臣此位是洪長卿乃弟性命之友欲屈吾兄往拜者也素臣長卿各將士豪細看但見

三綰長髯如鐵線排穿根根見肉五輪奇骨似銀鬚簇衛嶽嶽朝天背厚而圓負得起三軍旗鼓肩平而潤擔得定半壁江山胸中藏數萬甲兵垂垂大腹眼內識幾條豪傑奕奕青瞳說禮敦詩却將軍之

武庫輕裘緩帶羊叔子之風流

通首句句切定大將

二人暗暗喝采士豪行禮已畢說道文老先生芝宇晚生在午門前已經



飽看知是李鄴侯郭汾陽一輩人物洪老先生當在伯仲之間

文洪兩人看士豪暗

暗喝采士豪看兩人

明明讚頌變換得好 晚生雖一介武夫頗知憂國平日所見當道大人

輩未得傾倒鄙懷常抱杞人之憂今日而見三位柱石之臣

并看日月深為

朝廷慶幸素臣長卿俱遜謝道老將軍勇既絕倫名還貫耳韜鈴獨宗左

氏尤得兵家之秘真乃萬里長城某等書迂何與國家輕重士豪愕然不

安道武人目欠一丁安知左氏儒者胸羅百史何止孫吳適纔趙恩憲極

推文老先生精於兵法遠勝良平晚生現在奉令征苗伏乞一示元機俾

知法守素臣道老將軍邊廷宿將熟諳兵機生係鄙儒焉知軍事辱承下

問本不敢當但生閱人多矣熊羆之士所在多有

先伏一句以開其問

求一克勝大

將之任者香不可得今觀將軍真其人也欣喜之餘忘其陋鄙謹陳葑菲

惟將軍採擇焉昔武侯南征馬謖進言曰為將之道攻心為上苗之與蠻

初無二致不攻其心苗不可得而平也書曰脅從罔治傳曰敵可盡乎文

王因壘而崇降士旬還師而齊服此道得也苗以愚吾以智苗以詐吾以

信苗以忍吾以慈苗以剛吾以柔苗以佻吾以重苗以亂吾以整苗以迫

吾以暇苗以疑吾以斷苗以猶豫吾以神速其所恃者高山險峒則以間

襲之其所藏者密菁深林則以火攻之其所保者妻子牛羊則以夜驚之

其所遁逃者荒徼絕域則以步步為營之法窮之此皆征苗之勝算為老

將軍所稔知而無容生之過計者也

古來名將得此算者頗有全此

不據

一子女不殺一老弱降則撫之以誠叛則厲之以恥警其豪猾而恤其孤

算者實難妙在推開作陪筆

不據

窮毀其險阨而完其家室則攻心之要而生之所望於將軍者將軍豈有





意乎

從古以來惟武侯得此秘要故深信馬謖以街亭重任寄之

士豪連連打拱道老先生深通兵法

洞中苗情字字兼金言言拱璧雖使武侯復生亦無異詞敢不刻骨銘心奉爲著蔡但粵西武備久弛兵不習戰近日軍情更復遇敵先逃無一敢戰之士今日同引見的幾員參遊都守俱係統禱之子不特未識兵機亦且未臨行陣晚生此去實爲寒心方纔老先生說熊羆之士所在多有乞明示一二并仗趙恩憲之力呈堂檄調戮力征苗實爲萬幸素臣道生所云熊羆之士皆草莽之夫也生嘗於綠林中結識幾個壯士頗有忠義之心不媿干城之選老將軍如不棄嫌生當以書致之士豪大喜道晚生年過四旬未有子息止一弱女托養外家以存半縷

伏筆如帷燈匣劍月魄珠光

久拚微

軀裹於馬革已不作首邱之想今蒙老先生示以神謀錫之爪士不獨國

威可振晚生之身命亦得微倖生全矣老先生請上受晚生一拜素臣拖扯不及同拜了四拜起來把奚奇葉豪之事述了一遍說道他那裏有一二十人生作書與老將軍帶去分他一半以供驅策餘一半却要畱在山中爲剿除宦孽之計因老將軍是正人諒無漏洩故盡言之一面取筆修書書曰

余友林君士豪古之名將也

起筆

今奉旨特陞副總兵官前往粵西

征剿逆苗余以爾等情節告之林君將脫爾等於魚鱉而蛟龍之矣

好句不易得

書到卽於眾弟兄中分撥一半隨林君立功仍畱一半爲剿

除逆闖之計嗟乎時者難得易失今林君有淮陰之略而爾等各負絳灌之才此大丈夫得志鷹揚千載之一時也王侯將相甯有種乎



與會淋漓  
讀之起舞爾等事林君如事余林君不負余亦不負爾等也竟住  
老極

成化三年八月十六日齋字

素臣寫完土豪不解齋字之意素臣道此係暗號將軍自由真定出師約他們到順德府會齊可也土豪大喜再三致謝并拜別洪趙二人素臣又在身邊取出一包丸藥分了丸藥遞與土豪教以用法土豪收好伏筆如  
帷燈匣

劍月魄  
珠光珍重而別日月畱住素臣長卿暢飲劇談以無嫌  
疑故四鼓方罷次日

起來正要去打聽謝紅豆宮中諫救之語只見一個家人飛跪進來道老爺不好了許多校尉在外求見老爺說是來押送文老爺的長卿日月俱喫驚道昨已得旨怎又反汗素臣道弟原料更有風波今果驗矣便往外走洪趙亦隨出廳見有十數名校尉擁立階下日月正待喚問忽見一人

直闖而進道洪老先也在這裏這位就是文先生麼洪趙看是東宮內監

懷恩齊聲道是懷恩吩咐校尉外邊伺候校尉答應散出日月等讓懷恩

進廳上坐懷恩執定素臣兩手定睛細看滿面歡容向洪趙二人笑道不

是老夫狂言朝中除了兩位老先生及王老先王老先何人  
作此隱語妙誰是國家柱

石之臣不意宮牆之內有此擎天玉柱架海金梁老夫杞人之憂消釋淨

盡矣極寫懷恩  
卓識遠慮文先生請上坐受咱一拜素臣道生員文白草野迂儒偶

發狂言敢勞謬獎老公公直臣族屬忠義性成經綸素裕乃漢之呂強唐

之張承業也正該請上受鄙生一拜此不言坐  
亦有分寸懷恩拂然道先生之言差

矣先生以泮壁祥馨為朝陽鳴鳳昨日一斑已落權奸之膽將來全豹定

垂鐘鼎之勳懷恩之拜上為朝廷中為東宮下為民命雖終日叩頭亦不



爲諂而先生乃欲以學校之士屈膝於刑餘之人冠雖敝不以苴履駟雖  
駛不能追舌綦不近禮卑而可踰豈先生之所以自待懷恩之所以敬先  
生而仰望於先生者哉

極寫懷恩志節

素臣正色道老公公此言是求我於形骸

之內也形骸雖殊天性則一昌黎云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鄙生  
所敬者老公公之品耳若肯屈膝於闈寺則莫如斬直矣尙欲請尙方劔  
誅之更何論青宮一內監乎鄙生之拜兼爲東宮爲東宮卽爲朝廷爲民  
命也甯肯以冠苴履而貽駟不及舌之悔邪懷恩踧然謝罪道先生之言  
是也恩愧非其人耳但甯屈闈人之體毋卑士子之儀

知士子重於闈人便是賢者

請先生坐受一禮爲是洪趙二人齊說道非文先生不足以屈老公公之  
膝非老公公不足受文兄之禮還是大家平拜了罷懷恩只得依言平拜

了四拜起來向長卿說道昨日別後卽飛報東宮東宮驚喜非常立刻進  
宮朝見皇帝幫着那女娃委婉進言已奉旨一概免究那知斬直同國師

在御前痛哭流涕危言聳激必要將文先生立正典刑虧得聖怒已解只  
因撇不過兩人情面仍有安置遼東之旨趙老先也受了革職閒住處分  
東宮爺說不便再違成命遲日挽回聖意卽當召用又叫咱到錦衣刑部  
兩處吩咐押護員役小心伺候文先生此去一路俱有供應倒可放心但  
東宮爺本意要召見先生而商國事今已奉旨只得俟之異日故命咱來  
代送轉述東宮之意因在袖中取出一枝玉如意一封銀子說道這白金

百兩請先生收作路費這枝如意乃於闈國所獻寶玉一方洪武爺正宮  
馬娘娘碾作兩根如意傳到太后娘娘

伏筆賞給東宮爺關頭的昨日東宮



爺喜那女娃賞了他一枝如意一方端硯賞紅豆如意與素臣成對也今

日特賜先生以取佳識親口吩咐懷恩傳語先生願先生此後常如此簪

事事如意也何等鄭重何等親愛宜素臣之感激非常也素臣感激非常涕淚橫流出處之計

從此決絕素臣前此尚有出處兩計至此則出計始決處計遂絕待懷恩宣完令旨拜謝起來除去

巾幘關好如意納銀於袖又謝懷恩之勞大家方纔入座長卿根問謝紅

豆宮中諫救之語懷恩太息道此宗社蒼生之福不獨文先生一身受之

但咱們老大徒傷不及一六七歲女娃為可媿耳這女娃朝拜娘娘奏對

稱旨賜茶賜宴諸般賞賚咱不絮述只謂萬歲進宮提起文先生之事說

閣臣擬旨如此文白之罪自無可赦非朕之不受言矣他便跪將下去朗

朗奏道文白之言過於狂直然亦黨桐馮時有以激之皇上因求直言而

即誅直言之士竊恐天下後世以為口實不如赦之以明聖主優容之度

萬歲爺道道文白自為狂吠怎說黨桐馮時有以激之黨桐馮時欲朕長

生而文白斥聖教為異端請誅西天佛子西天佛子位次大法王即繼曉封號是欲朕早死

也黨馮不得罪而素臣得罪之故其罪何可赦乎女娃奏道黨桐欲以天子馭世之權悉

歸司禮馮時欲以釋氏空寂之教易百王治世之經其意即欲皇上長生

順一其立說則已駭人聽聞逆一文白草莽之臣讀了幾句死書不說好

是便認定宦官係難養之人釋氏為無父之教仍是說好素臣又被黨桐馮時已

甚之詞一激不十分說壞黨馮最是他迂腐之性勃然而發以致類於狂肆其實心

本無他與直言極諫四字原不甚相悖雖婉曲實尖利昔韓愈請燒佛骨豈亦欲

憲宗之早死邪引証切合後世因此推崇至今從祀孔廟則文白之罪似可從



寬暗以韓愈比素臣以破欲况揣文白之意非早拚一死以博萬世之名  
此句更妙聞主每不欲其臣以死得名况萬世之名邪即認定直言極諫之科必應為痛哭流涕之

論皇上若加以死罪適足以成文白之名而彰皇上拒諫之失也萬歲爺  
道彼以區區一衿在君父之前敢如此放肆誅之適當其罪有何名可成

女娃道自古忠臣不過不畏強禦國師係皇上尊禮之師司禮係皇上親  
信之臣文白以區區一衿即以其言實之妙極敢於指斥其短并欲誅戮其身真可

謂不畏強禦者矣至此方極力表白比着那史冊上的朱雲請劍李膺破柱更足

聳人聽聞既以韓愈比其正學而解欲朕早死之感復以朱雲李膺比其氣節而釋放肆之疑成化之怒已全去故有為汝教之之說也

真詞令妙品尤妙在聳人聽萬詞四字虛靈活潑一字一珠皇上加以極刑天下後世有不嘖嘖嘆羨稱

為忠臣者哉破何名可成萬歲爺沉吟了一會道據你說來這迂儒只是沽名

釣譽原非藐視朕躬疑已盡釋朕若殺之天下後世俱稱為忠臣則將稱朕為

昏君矣女娃便叩頭說誠如聖諭萬歲爺大笑道朕當為汝赦之那女娃

復山呼叩謝道如此則天下後世皆頌皇上為明君為聖主矣臣妾不勝

踴躍歡忭之至各位老先以為何如長卿等俱以手加額道此非僅閭閻

之祥實邦家之福也素臣心上更自感激正欲根問紅豆於賞賚之外得

何恩旨懷恩已立起身來留縣君一旨以俟後敘最妙說道咱去覆東宮爺令旨要緊

文先生也不可擔擱當速赴兵部省得又有變端素臣應諾同日月等送

出懷恩寫一封家書分銀五十兩長跪痛哭託長卿寄回略略喫些茶飯

就忙忙的同著校尉向兵部投到自奔遼東去了長卿日月同送素臣回

來日月自去收拾行囊挈眷回籍長卿在本衙門給假兩月要親往吳江



寄書因向親友借貸盤費不出典去了半宅房子

清貧友誼一筆俱見

擔擱至九月

十九日方得起身帶一老家人洪年僱着長行牲口到揚州換船直至吳

江問到素臣門首只見門上貼着吳江縣的封條喫了一驚

奇峯忽起

根問隣

居俱說是報了保舉的一日合家搬避不知去向

更奇

長卿疑惑不定且尋

飯店住下次日問到雙人家中只見牆門內高貼紅單上寫貴府相公余

玉冰中式戊子科應天鄉試第二十八名字樣長卿見雙人高中心中甚

喜忙叫洪年投帖進去裏邊走出老蒼頭來說道家主到南京謁見房師

去了老主母又有小恙老爺是那裏來的有甚說話待老奴傳進長卿道

我在京中下來一則拜賀你主人二則要問那文素臣老爺的家眷現在

搬往何處這老蒼頭不等長卿說完慌忙搖著頭道不知道不知道連影

子也不知道請老爺別處去問罷連連的搖著頭兒竟自進去了

天外長奇峯

卿氣得發昏暗忖這老奴怎如此放肆待要發作幾句却因與雙人相與

兼知他令堂有恙不敢造次只得走了出來想起素臣的堂叔何如并好

友景日京因逐家去訪問那知何如首公與雙人同榜中了俱往南京心

真無外久經遊學日京小試不利七月初間出門連家中都不知所往梁

公成之出場後卽結伴進京去了只剩一敬亭在家三日前又被江西提

學接去講學累這長卿連日尋訪杳無下落各家門上俱像約會定的一

說到素臣家眷都變色搖頭連聲拒絕

奇峰四起

長卿又氣又急驚疑不已這

一日清早起來正打算城隍廟中去求籤只見雙人家中那蒼頭從外面

問將進來長卿正待叫應詢其緣故却隨後就是幾個青衣人一擁而入



把長卿主僕二人一索鎖住登登奇峰層層轟起令人目光應接不暇正是

弓絃入酒疑蛇影 魚服潛龍困豫且

總評

素臣征苗一段議論非洞悉古來平苗方略者不能道其隻字不得其意百征不服即服亦旋叛耳作者邊才高出戚繼光俞大猷諸君之上

入湘靈後復補敘璇姑此更與紅豆照面所未見者天淵一人而已素臣紅豆與土豪同日引見此已聯絡無痕而究未及天淵一字也今使土豪與素臣覲面長設透出止有一弱女云云遂使天淵如簾內美人若隱若現文心之妙復何可言

分易容丸以贈土豪不過為軍中之用耳而天淵復於此百十九中呼之欲出文心之妙更何可言

素臣具此才德本思用世因恐不能了事尚在兩可大約出者六七處者二三今受東宮知遇其出而不處之意方決撥亂之機實由於此使伊呂不遇湯武亦終其身為農夫漁父而已吁可歎哉

紅豆之救素臣妙以委婉將其慙直以慙直濟其委婉不委婉則其言不入不慙直則其氣不壯况在七歲之小女娃尤足動人主之驚且憐耳鄴侯而後一人而已

素臣極諫遷謫庸手為之只一層敘述耳此則先擬極刑後得開釋而開釋之前於素臣意中時作加重之慮開釋以後忽更遷謫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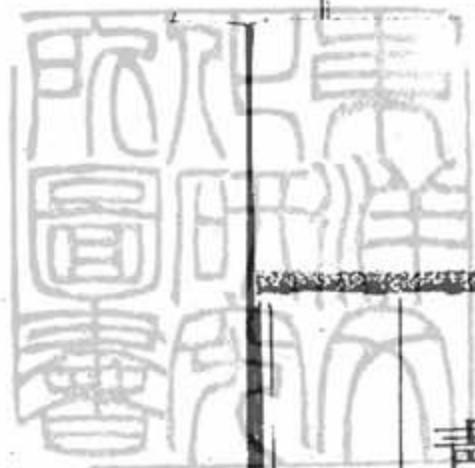




分作四層遂平添無數變幻無限波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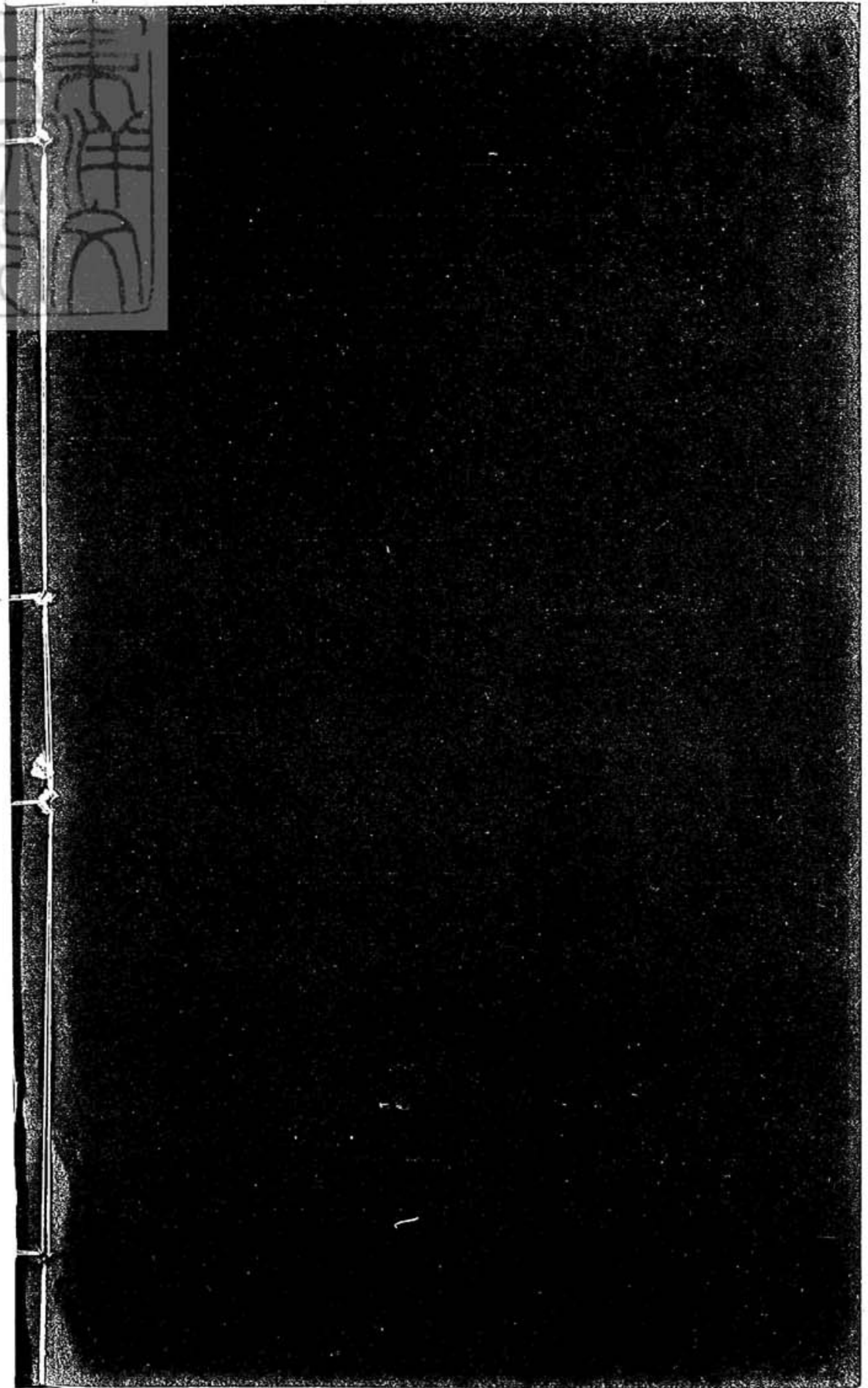
不特素臣被謫層疊作勢卽紅豆於殿上宮中兩次奏對亦先虛後實分作四層敘述拜跪御前奏對多時龍顏歡暢此於素臣目中虛敘殿上之對而不知所奏何語極力辯白侃侃而爭并說皇上是個昏君此於長卿耳中虛敘宮中之對而未究所奏之詳然後以日月懷恩兩番口述各爲實敘而殿上之對始知其語宮中之奏始得其詳於此可悟古人作文從無籠侗囹圄之事

雙人老蒼頭搖頭而答一段可詫極矣尤詫者蒼頭從外問入隨後青衣人擁入將長卿主僕鎖住也奇文妙文





所入  
圖  
書





五國圖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88(16)





第一 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四回

柯知縣平白地放出殺人心

余夫人半青天伸下拏雲手

長卿勃然大怒洪年又嚇又氣罵道你這班瞎眼的狗才這等可惡怎敢

鎖起俺老爺來那鎖著長卿的差人便是手軟臉上都失了色捕役拍拏盜賊喜軟

怕硬確有却被一個瘦骨臉的喝道咄看他晦氣臉兒也像個老爺嗎長卿

此種神情這班賊骨頭都是鐵嘴豆腐脚到當官夾起就裝不的那腔了

滿腹憂疑長卿氣得目睜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眾捕見此愈信拍拏不錯繇着他簇擁到一個

衙門裏來長卿估去是巡檢典史的衙署雖是氣極轉覺好笑只聽得噹



啗的三聲雲板吆喝一聲簇哄着一個官出來繪出微員氣色差人上去稟道捕

役們牽着牌票緝拏盜賊本縣的案件還不打緊第一是德州河裏劫奪

官妃第一件便是素臣長卿現為寄書非誣拏矣妙妙東阿地方邀截皇損的響馬第二件長卿眼見素臣寄

書雖非同夥亦屬知情非誣拏矣妙妙合那廈門乍浦天津登萊一帶殺官劫商的江洋大

盜伏筆廣捕協緝的文書雪片下來追比得那般利害幾日前來這兩個人

面生可疑一可疑捕役們跟着他躡探遍吳江縣裏通沒他一個相識二揀

着幾個大牆門進去都被裏邊囉唆了出來三這一個算是家人却沒一

些規矩在店裏同鋪睡覺同桌喫飯四若說是做客的並沒銀貨五是投

親的並沒認識六是醫卜星相並沒招牌七是遊學並沒住扎八是訪事

的並沒線索九是山人墨客並沒薦搭十每日在街閒撞沒一人拱手沒

一處招留裝着主僕又是貓鼠同眠此三事皆見前覆述一遍打著京腔又帶着南方

語氣十一疑此一可疑最妙緣與素臣雙人人久聚略通南方土音今至吳江尋訪遂有兩頭蠻話頭也若不是盜賊引線

就是撞鐘太歲老爺只嚴審他便知端的那官兒把頭點了幾點喝道你

兩個什麼人爲何這等放肆見了本廳還直立着不跪長卿笑道你不跪

也就殼了怎要我學生跪起來你多大前程敢於縱役誣拏冒犯官長那

官兒登時紫漲了面皮把一嘴線邊鬍子都往上蹺起冷笑了一笑說道

好大膽的光棍你敢笑我老爺官卑職小可知我衙門雖小法度却利害

哩我老爺在兵部辦事一二十年那一件古怪事沒見那裝幌子支空頭

偷天換日的拐棍歷任以來也不知夾死了多少你明明是歹人却扯着

大架子來嚇唬人快實說上來還可從寬發落若解到堂上去你就該死





哩長卿大笑道堂上官兒又是多大我久聞這柯渾的大名正要問他縱屬殃民之罪哩那官兒瞪著兩眼道這光棍怎這般作死連大爺都衝撞起來一面吩咐眾人一面去稟見縣官將拏獲長卿緣故備細說知又加些激怒的話頭氣得那知縣暴跳如雷道那拐子真是該死且給他一個下馬威再處於是立刻坐堂帶長卿主僕上去把棋鼓亂敲喝道你是何方太歲那處神奸怎見我老爺還是這般大模大樣快跪下去把實情供來若有半點支吾便夾死你這奴才哩一面吩咐快拏夾棍取頭號板子伺候長卿微笑道你也算一個正印官兒怎這般糊塗把一個現任職官認作神奸太歲來繇也不問一問便是夾棍板子滿口胡柴怪道學生在京就聞你大名喚作柯三夾哩學生別無口供只送我到敝世兄馬負圖

衙門便知來歷這幾句把柯渾頂得呆了這馬負圖名文升是南直隸巡按新放出京到任後卽訪知柯渾欸蹟欲登白簡因撫軍受柯渾重賄極力彌縫方免特糾令其改滌肺腸以贖前罪正在慄慄危懼之時忽聞長卿之言雖未知真偽已是落呆不敢再加嚇唬只得跑下公座連連打拱道卑職有眼無珠一時冒昧罪該萬死且請到賓館中請明大人的官位百叩首謝那典史合那幾個捕役只顧發抖兩班書役都背本官捏着一把冷汗長卿道學生洪文字長卿現任太常博士因受敝友文素臣之託在京給假來訪他母兄消息

因無處寄書故云訪消息

本與貴縣毫無干涉不料被拏

受此凌辱真所謂禍從天降了柯渾見長卿說得確鑿便顧不得觀瞻忙跪下去連連磕頭爬起來就要匙鑰替長卿開鎖長卿笑道這鎖也是不



易開的但貴縣已經知罪學生也不計較了柯渾磕頭不迭典史已是磕

破頭皮捕役更磕得滿面流血柯渾喝令差役將捕役拴鎖聽候痛處長

卿便要回店柯渾那裏肯放抵死送至甘露庵內做了公館送牀帳送鋪

設送酒席送水禮百般樣的奉承又封了百金送與老家人洪年前倨後恭小人

常態長卿一概謝絕當不得柯渾苦苦求告只得收下酒席其餘都璧還了

長卿纔用過飯柯渾又在外稟見回了幾遍不去小人常態只得出見柯渾百

般支飾把事情都推在典史身上小人常態却一心跟問長卿與按院的世誼

亦是小長卿笑道事由貴縣與事由典史都是一般語亦利害學生心中已毫

無芥蒂矣誰肯信得至學生此來並非藉按君勢力有所希冀何必苦苦根究

真圖尊人與先父同年學生與負圖又同過筆硯雖非至交也不十分疎

濶貴縣如不相信同學生至江陰一見就明白了柯渾聽了越加惶急小

常情呆了一會讀之亦謂是深打一恭道卑職連夜差人稟知按臺句中有深意妙

不可言不止以利動之耳屈大人少留數日一面著人訪問文先生家眷留以大人如

要遊賞這庵內住持善成頗知世務叫他陪往可盡覽湖山之勝留以卑

縣官妓中頗有佳麗可選擇幾名來答應留以梨園俱是崑腔只揀好的

喚來留以替大人少解客中寂寞便了長卿笑道聲色之事學生無所好

山川雖好苦無心緒去賞鑒他我本不為按君而來何必去報好友家眷

業經遍訪並無着落學生留此何益一日也不能擔擱的了句句破完斷難強留矣

柯渾連連打恭道老大人雖無求於按臺卑職係按臺屬吏理應攀留憲

駕稟報按臺妙妙可見必稟按臺矣况老大人為着文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若不



根究出一個實在下落不特虛此一番跋涉亦覺有負良朋之託

惡極妙極所謂

大佞似忠因長卿一無所戀惟戀此一事故即以此一事說而留之文老先生偃蹇諸生小考必至江陰大

考必至留都兩處俱有親知卑職差人分頭挨訪必有消息

因長卿已於吳江遍訪故

訪以遠處惡極妙極老大人屈留數日一則矜全卑職

陪一筆最好

二則完了老大人

事實為兩得伏乞三思長卿暗忖我本為素臣而來何得留然而去彼以

地方官勢力或不難於尋訪不如將計就計

長卿自謂得計

少留數日為妙因改

口道既貴縣如此堅留學生待留五日俟五日內無信準擬束裝可也柯

渾連聲答道在卑職身上五日內必有音信

讀至此知下文必有四路尋訪之事說罷辭去

就是住持善成進來參謁滿口世法一味趨承長卿素性最惡和尚心裏

頗不受用却居停在彼不便拒絕懶懶的相待了出去隨後便是典史跪

門兼押捕役來驗臀發放纜過又是縣裏撥的四名聽差領着六名轎傘

扇夫兩名厨役三五名水火夫進來磕頭晚間又撥幾名更夫來巡邏防

夜一應酒米魚肉柴炭之類流水般送不絕長卿見這光景甚是好笑暗

忖這縣官稱謂過謙支值過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真是勢利小人又想

他因怕按院故如此相待負圖知我性情斷不因其稟報疑我有招搖干

瀆之事而借此討得出文伯母消息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捕役這一番

錯認鎖拏不足為我之辱反是我之大幸矣又想文伯母遷避何處因何

一人不知又因何一問及此便驚駭非常嚴辭拒絕這種光景實是令人難

解又想着早晨明明見雙人家中那老蒼頭入店隨後就是捕役進來竟

像是他領來拏捉的模樣以後也絕不見他踪影豈不可怪長卿心如轉



轆輪轉不已豈知事皆難料禍不單行自用過晚飯以後忽然腹中作痛

發狠的泄瀉起來到定更時已瀉有一二十次登時面無人色神氣虛憊

洪年慌急異常長卿道你不必着忙我今早空心被鎖受氣忍餓早飯又

多喫了一碗以俄故氣食團裏腥膩黏聚晚飯又接連下去以早飯遲故飢飽失

節致有此病病原通真只看夜裏若漸漸稀疎便可不藥而愈那知道一夜竟

卧不貼席足足瀉了三四十次到得五更竟幾乎暈去只得去請醫生來

看柯渾知道忙來問病就帶着一個官醫進房診視兩醫所言病症俱與

長卿之意符合所開之方大同小異俱是順氣燥脾消導分利之劑病原既確

用藥無差宜於奏效柯渾不放心留著官醫監同住持煎調藥餌長卿心裏甚是明

白覺道甚不過意叫洪年去替代官醫住持抵死不肯說是大爺吩咐不

敢辭勞管家高年自去歇息洪年因要伏侍長卿也便進房去了縣官怕按院官

醫住持復怕縣官故如此周到喫藥下去泄瀉愈勤起初還有些水穀有

些臭氣到後來都是些脂垢只帶着點腥氣並不臭穢了長卿自覺身子

狼狽已極因囑咐洪年道我年尚壯自問生平亦不吝死道路但氣數不

齊斯人斯疾古人尙不能免何況於我倘有不測汝可計聞馬老爺打算

我棺木回去得依祖宗窀穸此是第一件要緊事第二件就是文老爺書

信須候余老爺回家交付與他他與文老爺至交定不負託那五十兩銀

子一并交付就是馬老爺別有事故我的棺木不得回去亦只可暫寄此

庵你回家再打算盤纏前來接取不可那動文老爺的銀子然則第二件乃是第一件

倘余老爺處又有意外變頭你便往江西豐城縣稟知未老爺家鸞吹小



姐託他轉寄然後回來料理我棺木起身總以寄書為第一件那末老爺是做過大

理寺正卿的已經去世止存一位小姐與文老爺是至親你到那裏一問

便知詳悉言之惟恐疑阻總之文老爺的銀信一日不交貼我的棺木一日不回去

然則所云第一件第二件者你若違我之命我在九泉之下决不瞑目諄

何等顛倒讀之感而欲泣你係我奶公自小提抱着我我雖另眼相看補出貓鼠同眠之故百無一滲却未

會補報得你也只索付之無可奈何的了洪年聽到傷心之處淚如泉湧

嗚咽道老爺病勢雖凶却是風火之症並非實病怎說到那條路上去老

爺囑咐小人切記在心便了長卿道這燭光都沒了下去敢是天亮了你

去外邊一看洪年看過來回說是月色中天霜花滿地不知是甚時候長

卿道今日該是二十了天亮月直霜降五更天將明矣你可去睡一睡

罷洪年道老爺說這幾句話又瀉了兩回老奴若睡何人扶持可見囑咐非一直說

出乃夾蓮解手正說不了聽差已來叩門說老爺在外問候要同官醫進

來診脈何早若是總見其懼長卿令洪年回了縣官領官醫進診長卿道

學生神氣疲乏先生用藥須以養氣為主官醫道老大人神氣雖虛停滯

未盡若急用補劑則關門捉賊必貽後患須再用一服和中之劑後加溫

補方為萬全長卿唯唯俟官醫出去密囑洪年道我正氣虛憊已極若再

用消導是速之死矣文老爺常說不藥為中醫你可收拾清些的稀飯待

我呷一兩口候藥送進你便悄悄傾掉了罷洪年見藥不效便遵命而行

向厨下取米煮粥厨夫說有熬現成的洪年遞上長卿勉強呷了半碗覺

道肚中頗不受用暗忖果是積滯未清故此作脹那知肚中連連絞痛頃



刻又瀉了六七次登時肚腹發脹氣喘頭眩不覺長嘆一聲道不意我竟  
畢命於此平日致君澤民之念付之流水矣尅伐亦瀉補益亦瀉此天數

也寫出至此不悟情事方見元之又元只可惜素臣書信未寄受託不終死難瞑目耳為寄書而

死猶以受託不終為恨洪年爬在牀前淚如雨下說文老爺書信都在老  
朋情友誼古今無兩

奴身上但家中夫人公子如何過活老爺有甚囑咐也該說一兩句長卿

道夫人賢達公子樸實自能苦守清貧如有緩急趙日月文素臣馬負圖

袁正齋廉介存五位老爺可以相倚餘人俱不可干瀆還有一句話是要

緊的須與公子夫人說知窮死是要讀書餓死是不可改操的千古格言此外

別無囑咐了洪年涕泣受命長卿斷了藥餌安心待盡斷藥便是轉機洪年守到

傍晚時候正要出去上火忽見暗光中有一人突入洪年定睛看時却是

余雙人家的老蒼頭忽又突如其來怪極連連搖手附耳低聲慌慌張張的向洪年

說了幾句洪年驚疑不定悄悄述與長卿長卿猛喫一驚所驚何事沉吟

一會掙扎起來那老蒼頭先到外邊探望恰好靜悄悄的別無一人覆身

進來同著洪年攙抱着長卿同到後門口扶入一乘煖轎下了帘幔轎夫

如飛擡起洪年收拾行李蒼頭引導隨後趕上至河邊下了一隻快船一

寫來不離不四箇後生搖着兩枝櫓兒飛也似的出了水關到塘河裏來

危令人難解長卿勞動了一會喘息不休船中熬起稀飯老蒼頭送上呷了幾口覺得

有味竟把一碗稠粥都喫完了漸漸鼻息有聲沉沉睡去洪年歡喜異常

蹲在艙中屏息而待長卿一認醒轉還要稀飯洪年慌又遞上一碗長卿

喫過催令二人出睡說道這夜裏竟未解手精神亦覺少長余太夫人之



言不謬矣急欲得一下落乃自下船而喫粥而鼻息有聲而沉睡而醒而復討粥喫粥催二人出睡並不一說緣故固是作者問人之法亦緣長卿疲極懶於言語兼之心安無須急驟若不合情理一味悶人即非能手因問蒼頭那一日捕役來擊明

明見你先進店來因何以後並不見你一面縣官用計害我你主母何由而知文老爺家眷果否避往江西我與你莫非錯走了路頭你可備細說

與我聽讀者所疑老蒼頭道前日老主母見老爺的名帖因家主外出無

人陪待叫人到鄉間去請一族姪往返擔擱了兩日纔叫老奴來請老爺

不料正被捕役鎖拏老奴不知頭路忙趕回去報知一故老主母即着人

到縣中打聽後來又逐日差人到寺中探聽昨日一早就吩咐小人預備

船隻說縣裏老爺心腸極險手段極辣老爺好好的因何忽有此急驟重

症必是他怕著按院慮罪情急為此狠毒之計買囑官醫厨役就那藥餌

飲食之內下些大黃巴豆衝牆倒壁之物以致如此復明這船家轎夫俱

是本宅莊僕此故老奴在寺候了半日無隙可乘直至向晚纔得捉那空

兒請老爺下船湊巧並沒一人撞破這是老爺的洪福昨晚那粥熬有人

參在內說老爺久瀉氣虛必須培養元氣此亦明至文相公家眷躲避何

處老主母實不知道因六月裏邊江西未小姐差人來過說文相公病在

他家九死一生虧他家一個了鬻醫好進京去了後來文老夫人合家潛

避隔晚那一日又是未家差人前來問候故疑心文相公家眷是往江西

去了七故八故這些情節因老主母與文太夫人相厚故知道他家的事

從未向下人們說因恐老爺要問纔細細吩咐小人的長卿長歎一聲道

人心之險一至於此我所夢想不到怪是服藥進膳呷湯飲酒俱增病勢



補出酒膳等物更見周匝其用巴豆等藥無疑若非你老主母有先見之明成事之智

我這性命豈不生生的送在他手裏可惜便宜了這奸徒我若掙扎得動告訴了合城官員便與他干休不得了蒼頭道老主母也曾說來這縣裏脚力極大詭詐多端一計不成恐又施別計他雖用毒藥却無實據所使之人必抵死不承老爺病軀豈可再着氣惱再費心神莫若竟到江西完老爺的正事爲安長卿點頭道此真至言也只是文老爺家眷爲何事竄避遠方我往各家打探何以俱有驚畏之狀你前日也是那等慌張係何緣故獨此一故最爲緊要讀者所急欲明偏留至結末始問妙極蒼頭道那年西湖昭慶寺中失火燒死了無數僧人文相公正在湖上遊玩會救出許多婦女有一個姓劉的將妹子許給文相公做妾他那邊有個太監的姪兒與姓劉的作對竟說

是文相公同他兩人放的火六月裏邊這事發作起來察院差人拏捉虧得不在家中把他一個老家人下了監又來捉拏家屬却驚動了許多相好親友遞公呈具保狀說放火之事並無証據又無原告何至連及家屬又虧了匡無外水梁公兩位相公家中出錢打點把這事纔緩了下去到了七月盡邊有一個和尚叫做和光與這察院相好出頭做了原告察院出了籤拏了文大相公正要動刑忽然京裏下了文書說文相公直言敢諫叫察院送他進京南北直隸皆督學由十三道點差故察院卽學院要把御史與他做察院又

怕起來立刻送文大相公回家連老家人都放出了監打發和光回去把這件事也註銷了誰知到了九月初頭察院得了京中消息文相公發遣遼東重又捉拏家屬虧得文家合門於半月前已經逃避沒曾拏着隨後



和光又弄了國師的書札來逼著察院合縣裏老爺出籤出票著落親族里隣要人不知干連許多人人家費了若干錢鈔還當官立了甘結纔得無事和光不肯干休日逐叫人察訪又假冒文相公在外結識的朋友來寄信拜望躡探他家眷的下落吳江縣裏但是與文家沾親帶故外沒一家不被他姦惱透了虧得文家外避本沒一人知道所以還沒甚大事前日老爺來問老奴只認是察訪的人故此得罪直到老主母見了名帖說是家爺相與纔知道真是文相公的朋友那些人人家不敢招認也就是這個緣故哩長卿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這督學直恁地翻覆真小人之尤也你只送我到北新關便可回去替我多多致謝太夫人說我洪文感激救命之恩銘心刻骨便了蒼頭道老主母吩咐送老爺到江西怎敢便回長卿道豐城任知縣是我年伯未家又是宦家不消你指引這船原不能過堪你老人家也受不起勞碌我主意已定不必狐疑那老蒼頭也就應允了到關後長卿叫洪年稱出四兩銀子賞了蒼頭合那四個船家自與洪年二人到江口搭上江西船竟望豐城縣來一路上錢塘潮聲桐廬江色嚴陵釣臺滕王高閣說不盡許多名勝長卿却似於陵仲子耳無聞目無見也

吳江尋訪無踪長卿方寸已亂故一切俱無聞見也 一直到了豐城

意中目中只有 慌慌的問

至縣前投進帖兒不見聲息心裏焦急

帖一投進便應一片聲傳請安計管門接帖必詳細問明來歷有一

向攔東房忙令人打掃賓館長卿不肯去坐站在堂上立等

傳神 那知急症驚風偏撞着慢性郎中足足有半個時辰還沒回頭出來長卿焦急異常因是年伯不便發作只得耐心又等了小半個時辰長卿急得要死連



催東房回了五七遍進去總沒一毫動靜長卿急得面無人色掣身便走東房那裏肯放跪地苦留長卿正待跑脫只聽一片聲叫請長卿急走到宅門口任公氣喘吁吁走上來任公亦焦急可知一手扯住長卿手腕道失迎得罪極了長卿正待回言任公疾忙放手變了面色口裏像說甚麼腳裏打着滑漣七跌八撞的飛跑進去了

連作幻影疊佈疑陣傳神妙手絕世文情正是

隻鸞顧影傷明鏡

五綵懸絲續倩魂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五回

憐獨活愁分掌上珠

療相思喜得心頭草

長卿聽得裏面一片哭聲在三堂上進退兩難虧得一個門子領至西邊書房中坐下暗忖必是死了甚人懊悔不先到未家闕闕的直等到日落西山任公纔得出來行禮後深致不安道老夫無子止生兩女大小女湘靈尤屬愚夫婦鍾愛不幸染患沉疴方纔竟是死去老夫方寸已亂以致得罪賢姪切勿介懷長卿道原來世妹有恙請問老年伯世妹所患何症大約總有可治之法任公因把門子打發出去含淚低聲而言曰賢姪係



通家世好不妨直告小女性耽筆墨於五月初歛患悶痘是否死症幸獲  
江南書生白又李治好因述知撕衣之事長卿道此事小弟略知一二任  
公道這白生人品才學超越等倫小女既感其恩又重才品將他所作的  
一首長歌朝夕吟哦忽忽如有所失拙荆疑有邪念令二小女探之他却  
怫然不悅道憐才感德未免有情贈芍採蘭實爲無恥所恨者女子守身  
如玉今忽爲人捉持撕衣露體將來何以事人若引以爲嫌至於捐軀明  
志則事在倉卒進出權宜在彼實有援救之心並無邪污之念若付之適  
然則於心究多慚慙惟有終身誓不適人以奉父母之餘年守白茆之微  
節而已

女子多情而能節之以禮方足與璇姑素娥同列若徒有詩才甯足厠素臣金屋乎

愚夫婦探知此意勸他

不轉終日憂慮再四商量惟有與白生締婚一著小女以白生已有妻室  
懼辱門楣甘心不字老夫把古來二女並降一娶九女之事委曲開導。

有缺他就直立起來話也不等說完飛跑而去

前回止知謝醫不知議婚如半面美人此方全身出

現奇文老夫連着飛騎追趕直至半夜趕他不上隨後打發人入都遍訪

妙文無蹤補筆老姪回書又云與白生並未識面小女終日愁悶懨懨成病直

到七月中方知白生卽係文生素臣立卽差人進京奉託賢姪執柯不料  
行至半路染患時症擔擱店中寄信回來轉要人去調治他又得了素臣  
擬斬及遷謫遼東之信小女病中著此一驚症愈加重百般醫治如石投  
水昨日昏暈幾次老姪進來時節竟喊不醒來拙荆與小女性命相連小  
女若死拙荆亦不能生叫老夫如何是好說罷淚如雨下長卿慨然道老  
伯不必憂慮世妹之病大約可以勿藥而愈

陡下此筆奇極

任公駭然道這又奇



了小女之病已入膏肓未家二小姐精於醫理前日來署診視已不肯開  
方還賢姪怎說得如此容易長卿道世妹乃守禮淑媛其病非別有邪思

不過因感恩積慕終身大事耿耿於心老年伯雖有締婚之命尚未達知

文兄則事之成否正如水中撈月難免憂疑此致病之原也後來知文兄

遷謫遼東又是加病之原致病之原加病之原瞭然在目則治療不難矣風露雨雪險阻間關身

受者不覺懸揣者不堪未免刻刻驚心時時吊膽且蹇修何人賜環何日

宛轉情腸幾於粉碎能不積憂成病積病成劇遂至劇而欲死乎體貼深情纖悉

俱到真淵文兄與小姪至交小姪願執斧柯包管此姻立就以此告知世

妹病根即可剷去一半至素臣為人雖似文弱書生而力能扛鼎氣可食

牛。內缺老伯試思這不是續命的鸞膠返魂的安息麼任公大喜道誠

如所言小女可望再生但素臣與老姪如何便成至交老姪之言素臣果

否聽從必無違拗他改名白又李老姪因何而知乞道其祥長卿道素臣

與姪締交在先改名在後直至素臣復進京來始知改名之故老伯札諭

之時姪尚未知若非係素臣至交豈肯徒步入京探姪之病如老伯所云

迫切若此耶空青姪以至情至理之言動之斷無不從之理老伯切勿過

慮任公撫掌道老夫糊塗極矣非糊塗乃喜極若驚既得患失敲磚落地惟恐放空之意請先用飯失

陪得罪如飛的跑進去了任公與長卿講話時席已擺上長卿已餓等得

其餓便真不候任公自在書房獨酌任公跑進大小姐房中只見夫人滿

面淚痕呆坐牀沿二小姐立在牀頭淚如雨掛幾個丫鬟僕婦淚汪汪靜

悄悄的四面圍着庸手必入房便說此偏遍寫在房任公上前低聲問着



病勢何如庸手斷無夫人道總是昏昏沉沉的只有這一線遊氣了怎麼

好呢任公不覺垂下淚來庸手斷無此淚且把長卿之言細述一遍且把二字妙

惚神夫人沉吟道庸手斷不沉吟這話早說便好如今敢怕遲了庸手斷無此疑

而病勢危急更生絕望因低低喚醒了湘靈小姐把話宛轉述知湘靈心

中忽地一開心病還將心藥醫總為就如堆盆赤炭被幾缸冷水一淋障

眼浮雲被幾陣狂風一掃登時神思忽清眼目覺亮清清楚楚的說一聲

道這話可是真的嗎欲翕故張前文若不層疊喜得任公心花開放方知

低問垂夫人更是鼻涕眼淚亂滾出來方知沉吟忙答道做娘的可肯哄

你洪長卿現在外邊你若不信可請他進來這話一句句都是他親口說

的直湧而出湘靈道真的就是了外人怎好請進房來這大小姐病重有

半個多月沒會清清頭頭說一句話明明白白看一個人今日忽然清爽

任公夫婦如何不喜到盡情非有前文遍看低問垂淚沉吟疑慮而二小

姐也被涕為笑始知淚如了鬟們收了眼淚詫為奇事始知淚在任公

低低問道你這會心上覺道怎麼身子可健旺些湘靈道孩兒心上覺寬

泰些身子也不見怎麼母親可有粥湯夫人大喜道你要粥湯喫麼有有

天阿你幾日湯水通沒進了了鬟慌忙遞上粥湯湘靈竟呷了半碗任公

喜得打跌出來向長卿滿口稱謝道全虧老姪之力大有轉機錦囊快斟

酒來我與洪老爺痛飲長卿道小姪遵命已經滿領飯都用過了老伯竟

請自用罷任公那裏肯聽苦苦的又勸了幾杯長卿道方纔因世妹病重

有一句話未曾敢說如今要稟明了小姪此番告假出京實為素臣託寄



銀信而來因願進叩意實未誠任公接着說道素臣有信只須差一安人

何必給假長卿道因素臣得此嚴譴恐文伯母驚憂故必須親寄把懷恩

之言備細稟知庶足慰其憂念素臣臨行雖未囑姪親寄而長跪痛哭彼

時卽心知其意補出素臣之意決計給假親作鱗鴻的了只是前到吳江文伯母

合家俱已遠避訪聞隔晚有此地未宦家鸞吹小姐差人至彼恐其卽避

於此故特趕來望老伯着人領姪至彼一訪爲感任公道原來爲此素

臣前日聞你病重卽日徒步入京愚夫婦及小女輩俱歎爲從古罕有今

觀賢姪用情不減素臣真可謂物必有偶令人生感處處關鎖文家秘訣但此時昏

夜不必前往點出時候不覺失笑明日一早差人去訪問便了但他家兩個小姐與

我兩女相投情同姊妹逗筆這半個月來知我大女病重更日逐打發人來

問候却並不提起素臣家眷多管不在這裏賢姪所聞恐還未確長卿道

小姪所聞原屬揣想之辭若不在此只得重到吳江及畱都江陰等處細

訪畱都江陰係柯渾謊說何以信而欲往緣小考大考實爲素臣常到之地故甯受其欺不敢因噎廢食耳說罷凄然欲泣任

公道或者在此亦未可知老姪且免愁煩長卿道聞未家只有兩女其幼

者已沉西湖生死未卜又鈞聯金羽方纔老伯說是兩位小姐想已珠還合浦

矣任公道未公幼女金羽至今尙無下落我所說的一位名鸞吹係未公

親女一位名素娥係未公繼女鸞吹認素娥爲親妹許送素臣爲妾故合

家俱稱爲二小姐多分明日又有人來問候若知有此生機只怕要喜壞

他兩位哩長卿方纔明白任公因掛念湘靈辭了進去長卿是夜翻來覆

去何曾得睡昏夜既不便去一夜自不得睡次早起來等候天明等候天明妙在書房中踱來



躡去好不心焦直等到日頭透土

心焦直等到各字妙正不知任公方纔其起來時是三更是四更也

出來

日透即出來亦頗早矣日方纔妙

望着長卿就是兜頭大揖

日兜頭日大揖謝之極也

道多謝賢

姪小女大有生機矣昨夜三更天竟喫了一碗薄粥安睡至曉容顏神氣

比前大不相同方纔醫生說脈氣頓長只須調理一月便可復原愚夫婦

感激不盡長卿大喜即要出衙到未家去

如此兜頭大揖感激致謝乃無一謙遜語非漏也不及致謙耳

任公道此時甚早怕他家還未起身

一筆點醒長卿之賢買

見長卿如熱石上螞蟻

因一面傳人一面叫拏點心長卿不等擺完慌慌的喫了兩個包子便自

立起

一路簇寫長卿急性筆筆變換

門上回說人尙未齊未小姐却正差未能在外問候

大小姐任公道來得正好快喚進來未能傳進跪述來意任公謝了把病

有轉頭之事說知因問道聞吳江文太夫人拏家到你府中是幾時來的

未能被這話兜頭一蓋妙呆了一呆妙復跪下去

妙日復跪則前跪已起可知左傳檀弓慣用此

法磕

一個頭妙因問而跪可也何必

起來說道

妙必起來方說亦是擲擻老爺是那裏

得來的話

妙亦是擲擻且看官情

文太夫人並沒到豐城來

妙先老爺在日也沒來

過

妙先老爺又過世了

妙老爺莫聽人傳述

妙小的並不敢哄騙老爺

任公道我便說文太夫人若在你家我豈不知之理是這位洪老爺在吳

江訪聞的

數語竟似授意未能必應回絕

未能道文太夫人若果在豐城小的敢瞞着老

爺嗎

妙先老爺去世小姐係女流一切門生故舊都不來往

妙是老爺知

道的妙只求老爺細訪便了

妙長卿再三根問未能愈加說得決絕

在公不根

問而長卿再三根問未能焉得不決絕

弄得長卿垂頭喪氣口定口呆任公打發未能出去

向長卿道這未能是極有忠心極老實的人他說沒來是再沒疑心的了



反撲老姪難得到此且歇息幾天往四處遊覽一遊覽差人送你進京懇  
有力你寫一書往遼東去討素臣一個允帖這是極要緊事各人各肚豈知長卿固有更緊更要

耶至文老夫人下落我替你用心察訪你自進京銷假且待來歲春和再  
給假來尋庶可免逾限處分長卿道素臣家計本屬窘迫又當有事之秋

其窘必甚文伯母倉卒遠避親友無一知者其盤纏從何而出此時薪水  
之資不知若何拮据此指東宮賜金兼以念子情切望遠神驚流離遷徙觸處傷

心老年人怎生當得此指懷恩之言小姪每一念及寸心如割要休說參罰小事  
卽逾限久了罪應革職亦所不辭出口成讖更何心遊玩山水以負良友之託

為名教之罪人乎以負友託為名教罪人可感可泣任公太息道真不媿古人老夫失言  
極矣我這裏粉司村有一岳王廟籤答極靈百求百應已足動聽大小女這樣

病危獨有岳王籤說是打身不動別處籤答可知有先號後笑之喜現前指點尤足動聽老  
姪該去一求看文老夫人還是遠避外省還是仍在吳江便好尋訪了長

卿心中正自茫然無主聽任公說得靈驗便道岳王自是忠武王了岳王改謚  
忠武今仍稱武穆者非是姪生平所最敬愛之神但不知這村莊離城多遠此刻就去

一求明早起身可也任公笑道又是一個性急的真不媿素臣之友老姪  
遠來尙未備一杯水酒略為洗塵怎說明日就去的話這粉司村離城約

有十里且用過早飯打發人跟你前去便了說罷任公出去料理公事長  
卿自在書房等候早膳等了一會不見飯來向洪年道任老爺氣度丰采

人品學問件件俱好只有這貪睡起遲茶飯不時這兩件却是大毛病你  
看這時候還不拿出飯來你可到廚房下去催一催洪年笑道老爺心急



故覺得這飯遲了這時候原不到早飯時候今早天未大亮任老爺就出

來接見醫生怎還說他貪睡老爺在飯店裏也常是四五更天起來守那

天亮補出在吳江每夜心急并點清今早起等時候本等老爺起得太早任老爺却並未起遲老

奴昨晚要尋一茆房出恭再尋不着還央了人領去知道他廚房在什麼

所在又是容邊初到怎好去催粥催飯呢快如并剪爽若哀梨回念前言當啞然失笑這幾句

說得長卿頓口無言只得耐心等候不一會惟納洪年之言而耐心等候故不一會即有飯來否則復

見為良久擺上酒飯好好同任公喫了好好與前慌慌對看惟納洪年之言故得好好的喫也任公

撥四名衙役一乘大轎向城隍廟中借一頂黃傘送長卿到粉司村來纔

出得城風勢便大走下一二里路這風越發得急了又是西北風把幾箇

轎夫吹得透骨生寒脚步踉蹌再走不上暗忖虧沒帶洪年來他老年人

如何受得此非但見長卿厚道撤去洪年便省許多牽絆這十里路直走到未牌纔到此宿晏公廟之故

因無日色却也不知早晚此不急歸而喫茶點之故廟在村盡頭一座山窪裏殿宇輝

煌儀從整肅又是望日燒香點燭問答求籤頗覺熱鬧此見神道之靈感長卿進

去拈香竭誠禱告求出一籤廟祝捧上籤單只見上寫着

遍歷天涯也不難只須涉水與登山孫康何事功名早黃卷曾經

映雪看

長卿顛倒推詳一時難解因又繳了一籤是

往日求謀運未通今時不與舊時同一朝騰起桃花浪人是神仙

馬是龍二首真是岳王廟籤故妙

長卿暗忖這籤似乎尋訪得着但在吳江在豐城在別州縣俱沒分曉欲





再求怕褻瀆神明不求又糊突突的委決不下沉吟一會忽然失笑道天

道遠人道邇我只盡心尋訪罷了怎以籤筮為實事起來因轉身便欲上

轎被廟祝苦留用茶只得走入一間客座只見庭中飄飄颺颺如鵝毛如

柳絮亂紛紛的下起雪來長卿觸著籤詩上雪字却沒處著想沒處著想却是已想

會喫完了一盞茶帶喫帶想可知那雪已下有一二寸厚廟祝已搬出糕點長卿

疾忙上轎風狂雪大路滑天昏走了多時不上半里來路轎夫只顧打跌

那撐傘的更是難當雖已折疊下來却因風力忒猛把持不定寸步難行

大家稱冤叫苦的道出門時因是好天都穿著鞋襪沒準備麻鞋草搭如

何走得這滑路雪又直鬻風又直捲天又漸漸的黑下來是再趕不進城

的了不如到桃花港晏公廟裏住過了夜明日再走罷長卿聽說桃花港

三字心裏觸著籤詩又見人役苦難之狀自己身上亦覺寒冷不過急思

就煖因答道你們既走不動有近處可歇只得暫且住下明日早行罷了

眾人聽得如逢恩赦一般歡天喜地打起號子狠命的走不一會就到了

此王道必本於人情也長卿出轎看那匾額上大書晏公廟三字走進廟中見神像

邊設一硃紅牌位上面飛著九個大金字是勅封平浪侯晏公神位長卿

又觸著籤詩暗忖這也奇怪怎恰又嵌著這浪字因向神前行了一禮問

那廟祝道這港內有多少人家你都熟識麼可有新搬來住的人廟祝道

這港內有三四十家人家約有二百餘丁都是本廟護法村中若大若小

是男是女廟祝無不認識却都是土著並沒新來的人此已這裏人情樸

實沒有歹人牌甲嚴密面生可疑之人一概俱不容留的此則應答官府查訪熟於世務



之言長卿惘然如有所失廟祝請到裏面三間板房內生出一大盆炭火

盪出一壺熱酒又是四個碟子一碟醬薑禦寒第一一碟臘肉一碟鹹菜一碟

蝦米下酒上品說是天氣寒冷請老爺向一向火喫一杯熱酒下去衝一衝寒

氣此道湊趣的是可人但遇孤寒必與此反奈何長卿道這却生受你了靠着火盆連飲了五七

杯酒喫了幾撕醬薑登時渾身和煖把寒氣趕去不一會擺上飯來是鷄

肉蛋腐四色收拾得甚是精潔又是一大壺好酒用過飯就請洗澡洗畢

安寢被褥甚厚亦且華整長卿暗忖這道士手中頗有所以這些人役要

到此住宿他雖為着官府纔肯破鈔我却實受其惠不可不有以償之體

人情更無剩義復細想那籤詩第一首雪字第二首桃花浪三字都已靈應就該

有些消息據廟祝說來又全無影響難道這籤就只應這幾個字麼一會

子又轉過念頭道適纔問他原只問這港內一村莫非附近村莊還可蹤

蹟且彼恐官府查甚案件故說得乾淨或有新搬來的亦未可知一會又

想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該在雪中跋涉一番在此廟中住宿一宵亦有

定數這籤多分是只應這幾個字了况文伯母若來必是先來看未家小

姐就該住在城中豈有另居野外荒村之理昨日未能來說並未來此我

怎還作此癡想各想俱到旁逼正逼虛逼實逼筆筆空靈末一段反逼尤為得勢非但摹畫長卿之勞心也長卿正在

勞心非君子勞心乃勞心切切忽聽得窗外有人喊說那裏火起猛喫一驚奇峯起連忙

披衣束袴跨下牀來正是

瘦骨乍離冰雪窖 驚魂旋入焰摩天

總評



讀十九回素臣一聞長卿之病卽時告別立刻進京致任公追送不及可謂殺風景矣而不知謝醫之酒卽爲議婚之計讀至此回而追思前回其殺風景爲尤甚文章有合前後文讀之其義始盡者此類是也切勿以輕心掉之

長卿概然謂湘靈之病可以勿藥而愈此如國手憑空下子令人茫然不解其故及至逐細剖說乃覺確鑿可信如國手次第佈子著著照應國策最多此法亦警亦靈

任公聞長卿之言大喜而飛跑進房則必脫口迷於湘靈矣乃復作如許跌頓若與前情矛盾者何耶聽長卿之言如寫任夫人之喜至欲請長卿進問討要粥湯連聲有有并至呼天其寫喜處有聲有色竭致盡情方是繪月繪風神手

未能不云沒到未家而云沒到豐城此一病也以先老爺在日沒來支吾二病也老爺莫聽人傳述三病也一切門生故舊都不來往四病也只求老爺細訪五病也中心疑者其辭支如不情虛一言可了何必牽扯枝葉若此而未開口時先呆了一呆此尤病之大者也作者後復特下未能被這話兜頭一蓋九字然則其言尙可信乎不可信乎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書處處度金針與人正欲學者共繡鴛鴦耳

此書凡遇籤笈課占俱屬虛靈跳盪不可執著其道本屬如是愚者自爲顛倒且他書卽盡然遂讓此書之獨步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六回

讀奇書孫康憐雪影

試英物宣武出啼聲

長卿開窗一看見西角上紅光隱隱廟祝忙趕來說道僱工人去救火大

驚小怪倒驚了老爺了廟祝長卿道這光不是火光大具有瑞氣眼這雪是

幾時住的我們倒廟外去望一望來廟祝道雪住多時了老爺要出去待

小道去點燈長卿止住道你看庭中雪光映得滿屋白亮何必點燈把衣

整束同廟祝出廟見那紅光只有幾縷在西邊村上透起却映着四山雪

色紅白交輝甚是好看廟祝道方纔半天通是紅的如今看去真不像火



光了莫非那所在也有甚寶劍在那裏放光麼

是豐城人口吻

長卿道此非物華

暗指王勃物華天寶乃人瑞也具眼那紅光之下約莫是何村莊離此地有多少路

廟祝道是西莊地方從廟後折去不及半里長卿看了一會覺著寒冷那

紅光也漸漸滅了遂覆身進來正要上牀只見廟祝推進窗來手提一壺

熱酒說老爺夜寒請用一杯世事如此長卿道正有寒意你這酒是雪中

送炭了廟祝斟上一杯道老爺請酒小道去拏些醬薑來長卿把那杯熱

酒一飲而盡覺得煖氣入腹便有驅寒之意太息道酒能亂性古聖所惡

若俱似此時之酒亦復何害史彌遠能除韓侂胄秦檜能拒張邦昌小人

之才原自可用泛駕之馬惟在馭之得宜耳小中見大會心不少因復斟了一杯廟

祝點燭又遞上醬薑醃菜筍尖三碟小菜長卿一面飲酒一面問其姓名

年歲是火居是正一廟祝答是姓溫法名通名稱其實祖傳火居今年三十

二歲長卿道這還好世人皆重正一而輕火居不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火居與正一均為異端而斥大奇豈以此償其惠邪而免於不孝之罪則較勝於正一

矣此與上酒能亂性之論酷似素臣道家所宗如老尹莊列那一個沒有妻子而今人獨

重正一吾不解也說罷大笑長卿正在高談忽聽外邊人聲嘈雜廟祝知

是僱工回來出去問明了進房說道老爺之言不錯果真不是火光是西

莊孫家生了一個兒子臨產時屋上起這紅光竟像失火一般驚動前後

村都去救火也是一件怪事長卿道現在相國商輅生時就有紅光罩室

太守認是公解中火起後來知道了抱進內署看視以黃羅傘罩送回家

這是目前之事何足為怪廟祝道依著老爺孫家這孩子將來也是狀元





宰相哩伏筆長卿暗忖籤詩上孫康二字莫非因這孫姓得有文伯母踪

蹟也未可知廟祝收拾壺碟出去長卿上牀睡不多時天已大明起來梳

洗過衙役進稟天氣比昨日更冷轎夫又凍壞了一個已寄信去撥一名

來代替請老爺略待一會等他們喫飽了飯日頭高些起來寒氣略退這

路上就好走了騰出工夫以便長卿往訪長卿道如此嚴寒豈可枵腹而行自然該喫

飽了飯再走我也怕冷今日就擔擱一天也不妨且喫過飯再定奪罷公

濟差役答應出去長卿便要到孫家去看孩子問廟祝外邊路可滑湍飯

收拾好休來尋我只顧先喫繇我自回廟祝道日色朦朧西風勢緊把田

岸都凍得生硬今日是不能開烱的了但這樣冷天空心餓肚豈不著寒

忙去掣進一碗熱酒酒內三個雞蛋說是正要送與老爺當茶的世事如此的是

可長卿甚喜長卿甚喜則無不喜之人可知便都喫完廟祝領著開出後門走上大路用

手指道那一帶瓦房便是西莊姓孫的就住在那竹笆內花園裏面長卿

看得明白便發放廟祝回去望那村莊走來只見四圍古木一曲寒泉茅

舍參差竹籬周折儼如身入畫圖兩扇園門半開半掩慢慢的踱將進去

先是一帶竹林接連着兩岸木芙蓉度過石橋在假山後折去就是一所

臨水的荷亭荷亭半邊幾棵參天的松樹纏着滿樹枯籐却一半堆着白

雪松影中漏出一架花屏被雪番著如玉屏一般耀眼雖無浴日山奇景亦且觀之不足由

此而浴日由此而賜第由此而吳江之賜轉過花屏那邊有三間小樓樓

窗半開樓上有人讀書其聲清越欲聞啼聲先聞書聲最有步驟長卿暗喫一驚道此何

人也乃有此聲未驚啼聲先驚書聲步驟井井兼寫長卿耳性因悄悄步近樓邊竊聽所讀何書





却是檀弓歎道此千古奇文也定評惜為小兒學舌致令減色我向來自負

能讀此書又與素臣講究益窮其妙補筆靈妙此人於雪牕讀之必有會心長

卿長卿莫謂天下無人也平日抱負不小長卿正在竊聽見樓下跑出一小孩子

來喊道阿呀一個人跑進來了你們來看啣樓上便住了書聲橐橐而下

鄭尚書履聲長卿迎上一看已至樓邊尚未跨入只見

骨重山凝神清鶴立是古心眉分八字額紋隱現立三台目注雙泓

鼻準豐隆朝四嶽上聯骨清此聯貌貴垂垂若瓠腹貯丙丁甲乙之奇書此由長卿聽出

推弓檀弓朗朗如鐘齒宣徵羽宮商之逸韻此由長卿聽出陳元方名馳西鄴

詎數雙丁諸葛瑾望重東吳何論二陸切定古心夾嵌素臣咀出雪中清味

焚香讀一部檀弓書名又人名又檀為木名弓為器名引來日下奇人并帶長卿剖石識

連城藍玉寶名又人名又藍為草名玉為物名二字對極工巧

那人立定把長卿細看只見

玉山朗朗琪樹亭亭總寫狀貌面凜秋霜笑比清河包老寫其胸懸冬

日情同醕酒周郎老對郎亦工此寫其和厚變幻若夏雲之奇揮毫欲舞寫其才思

揚詡若春風之拂入座知和寫其教思一寸心藏萬卷書稽古者五車

四庫寫其博學百年身寄千秋業致君須二帝三王寫其遠志耳性通靈別

賢奸於警欬寫其神耳目光如炬識貴賤於形神寫其隻眼

長卿入至樓下雖已入樓下而尚離客座便道柳絮因風書聲徹耳黨家金帳固屬痴

肥陶氏葫蘆亦嫌寒瘦嚼雪讀檀弓較嚼雪讀楚詞清標愈上政未識伊

川夫子肯許門外人立深三尺否也合英咀華未許淺人屬對那人微笑延進客座已至



客座尚未就座 答道冰城吐焰寒谷噓春袁安僵卧固屬忘情子猷返棹亦嫌眇

興踏雪尋寒士較踏雪尋梅花冰腸愈熱政未識富春老子足與天上人

卧分半榻否也 對語工力悉敵嚴陵有披裘釣雪圖故亦合 長卿大喜道寶劍自獄中化去干

將猶落塵寰耶惜未得華陰赤土一拭龍文耳 以神劍比古心兼切豐城寫物色風塵意何等悽切

那人笑道奇峰從天外飛來泰山甯讓土壤耶愧未具南宮象笏一拜丈

人耳 以奇石比長卿切定外鄉寫瞻韓御李意何等景仰干將雖現落塵寰

壤媿我無象笏不足肅其瞻拜縱景仰而恐 嫌褻瀆語語對針工力悉敵真屬一字一金 長卿道孫登鳳嘯弟實聞

所聞而來桃源姓氏乞向外人一道 知其姓孫故 那人道稽康箕踞君應

見所見而去瀛洲氏籍恐非野人可知 用稽康事合之長卿一問已暗答姓名妙極 長卿見那

人丰姿整朗吐納風流早興伐木之思那人見長卿氣度雍和威儀肅穆

亦有識荆之意因各敘禮入座 至此方入座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蓋嘗稟西河氏之教 茶罷後長卿

欲說出自己姓名 說出則呆直不說則與締交之意相左奈何 却轉一念道他總認我是仕路

中人豈我之苜蓿寒瓊終不脫那烏紗氣習麼我且假作望氣術士試他

眼力且覘其所守何如 以試眼力覘所守作轉念既不相左又不呆直妙極 因答道小弟覆姓司馬

單名一個卿字 則亦居然長卿矣 曾讀異書略知雲物見文光直射牛斗之間知

此地為德星所聚故爾尋蹤至此今觀先生真其人也 此締交本意 豈復有暫

隱如先生者乎 此寄書本意 那人道老先生委蛇之度固非術士者流野人業

在農桑豈有春華可采賤名孫康家傳畊讀偶繙幼時塾課輒復吟哦老

先生望氣之說得毋相戲長卿瞿然道先生高士何必仿姓名於古人孫

康囁嚅道 一瞿然一囁嚅 東家效顰村愚故態乃云高士耶長卿暗忖此人

囁嚅情狀如繪





姓名既與籤詩吻合才品更自不凡岳王之意明為我兩人作緣當與締  
交致之東宮以助素臣一臂即以素臣左臂還助素臣靈妙乃至此極且或因此人而得有文

伯母消息亦未可知反作第二層妙極為國得賢兼以助素臣故不妨以寄書為第二層也正自躊躇裏面

搬出飯來孫康便令添出椀箸不添菜可知此為賢主長卿亦不推辭懽然共食不嫌

襲可知此為佳賓飯畢長卿詢及夜間火光之事孫康道昨晚得一舍姪產室之

上單有紅光以致驚動隣村俱來救火長卿道此貴徵也天上石麟許一

摩頂否孫康道昨晚纔生恐難遠抱至此長卿道弟但欲聞聲隔垣亦可

孫康無奈領至一房牆後竊聽長卿撫掌道桓宣武八州都督此為過之

而中正和樂則福德兼備之聲也聽畢出來長卿暗忖部婁無松栢其父

必非庸人其父何人靈妙乃爾因向孫康道令弟尊名容一見否孫康頓了一頓答

道舍弟孫盛遊學北平因未及備故頓且又適訪古人長卿笑道又是一位古人此時長卿已猜

透七分且請問令尊令堂具慶否孫康道先嚴早背家母在堂八分長卿道太

夫人春秋先生貴庚令弟有幾位令姪孫康道家母年幾知命賤庚二首

舍弟子息稍遲昨日所生尙是頭胎九分長卿大喜道有何可喜而乃大喜耶先生有

幾位令郎呢孫康道兩個豚兒九分長卿道年各幾何孫康道大兒八歲

小兒六歲十分長卿道先生原在吳江是幾時遷居於此的長卿與素臣至契其母兄

諸姪年歲熟悉於胷今既無一不合故直問其何時遷居非如捕役之嚇拍也孫康呆了一呆長卿呵呵大笑直

立起來雙手執了孫康之臂說道古心兄今日纔逢真好僥倖也一至豐城未能

即為吐露或敘禮入座後長卿即述已名豈不直捷而索然無味文章之法疏矣層層跌頓如獅子滾球渾身勃跳的是奇觀岳王籤真

好靈應也令弟素臣有書在此快領弟進去拜見老伯母孫康大驚失色





道先生何人長卿出書通名即無此大驚失色弓素臣又是何人呆得長

卿復大笑道古心兄至此尙欲瞞弟耶弟即洪文字長卿者也至此方脫

離字訣可因在貼胸取出書信孫康接過書一看大喜道積慕久矣不料

今日得會語未畢便如飛的奔入水夫人房裏來孫康乃奔入水原來水

夫人自七月間此原來二字是被督學將古心拏去正在驚變只見許多

報人擁進廳來貼起紅單喧譁討賞水夫人看了報抄打發纔罷恰好古

心及文虛都放了回來水夫人大喜道大喜二字不下於看報後而下於

之賢母忘情非你們緣何得釋古心道真是世態交涼今日學臺大發雷

霆要將孩兒刑訊孩兒恐辱先人遺體宛轉求告全然不聽天幸提塘送

報他在公座上揭看第一行就是吏部尙書趙芮等保舉直言極諫之士

奉旨黨桐文白着各該省督學御史徵送進京引見他沉吟一會沈吟有

猜想文白舉主亦必權安放下臉來把孩兒請起將報抄遞給細說文生

員你令弟恭喜不日就是做同寅了昭慶失火之事本院不得不認真要

知嚴訊該生口供是定審豁令弟的鐵案巧言如今是不消了有本衙門

風力拏定素臣必得御史誰敢再行牽告無憑無據特視一衿爲一面請

回這老家人也帶回去本院隨後便來道喜母親看着這等鬼蜮情形真

足令人齒冷水夫人蹙額道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卓識你兄弟若在京中

引見時必有大禍卓識這督學又翻過臉來如那時就無可解免了湊巧

昨日未小姐著未能來送中秋節禮我與你出其不意連夜僱船前往豐

城庶可脫此禍患古心道二弟有此際遇道路皆爲加額孚於親知共擬

民





彈冠信於友回來時聽着路上口碑庭中祝嘏雖處之浚然此亦古心素性亦何至

反以為害急思遠避起來先幾之智惜者水夫人太息道吾兒平日所讀

何書所窮何理怎這等臨事茫然毫無巴鼻汝弟生平所深惡痛嫉者是

異端惑世宦寺擅權吾兒素有大志真知子者莫若母也私居咄咄常形悲嘆補出素臣做秀才時以天

下為己任今一旦得覲天顏所應者又是直言極諫之科自必明目張膽盡所

欲言知子莫若母目下國師之寵正盛司禮之焰方張車薪之火豈杯水所能

救蟠結之禍豈立設所能除如不忌鼠器而輒批龍鱗得禍之故洞若觀火輕則竄

逐重則誅夷如事所必至理有固然昔人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正今日

之謂也何云過慮耶古心爽然道母親料事真若神明但二弟蹈此危機

恐難完璧怎得他知幾遠引明哲保身纔好水夫人怫然道明哲保身四

字是聖人重道行權之學非大賢以下所能說理如分水犀角古今來不知多少

人誤在此四字上包盡二史馮道身事十主小人藉以納污所謂罔之生也

幸而免耳此更下一等我平日怎樣教你做人怎還出此依阿渙忍之語甯吾

言而君不用毋君用而吾不言魯論云勿欺也而犯之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你自小就讀過來古今無人不讀魯論却無一人能讀魯論難道聖訓

都可不遵的嗎觀水責備素臣水夫人責備古心遜作一鎖古心嚇得面如土色勉強辯白道

孩兒因母親高年倘遇意外之事必增傷感故願二弟危行言遜以盡人

子之心如何敢教他模稜兩可為名教中罪人呢水夫人道夫孝始於事

親終於事君為臣盡忠即是為子盡孝汝母獨不能為范滂之母耶更於觀水

如出一口忠焉能勿誨乎今之儒腐開口便牽扯論語此則如韓信將兵多益善言者娓娓聽者津津矣汝弟

第一奇書 卷之六 三十一 下



所應者何科怎講得言遜侃侃鑿鑿古心涕泣謝罪復稟道未家向未往

還且遠隔數千里卒然往投似嫌冒昧兼不耐跋涉之勞不如就近於梁

公無外等家擇一處暫避為便水夫人道藏欲其潛避欲其遠亦至論也督學

既勢利之人縣主又奸詐之輩若亡不越境何異藏首之雉乎未小姐感

汝弟救命之恩事之如兄待我如母前日書中又備述其婢素娥之賢美

扶持汝弟病中情至義盡云已認為親妹將來欲令侍我晨昏等語隨手補出

一則此女已與汝弟約言可知雖在異鄉不啻骨肉良禽擇木而棲此佳

蔭也至於道路風霜舟車勞頓不過一時之事較之囹圄羈禁縲紲拘攣

者苦樂何如但恐卽避遠方而家鄉親友仍不免稽查牽涉之累耳鑿鑿言之

卓識况可往投以自害復害人耶古心道母親所慮極是但家中自涉訟

以來囊空如洗拮据借貸豈能連夜潛逃水夫人道守如處女脫若狡兔

幾事不密則害成不速不密鮮不敗矣水夫人乘經據禮矧若迂拙至此等關頭則更居然狡兔免賢者固可

測未小姐現送中秋節儀二十四兩一事兩番出落可作盤費今晚卽行

不可通知一人一句速你卽去悄悄料理不得遲悞古心遵命而行密令

未能僱定船隻內裏水夫人姑媳領文嫗及三個丫鬟收拾細軟外面古

心文虛未能打疊行李一面亂着接待賀喜的人細候到昏黑悄悄下船

搖出水關一路上關緊船門聲息不透於八月十三這一日竟至豐城神龍

見首不見尾其未能上去悄悄稟知鸞吹大喜要騰出西邊一宅安頓水

夫人素娥道這却不要大兄弟雖不比從前但現住在內不便將他搬往

別處是二則文大相公同來未免嫌疑是三則城中耳目衆多恐有漏洩





更依妹子愚見不若畱住西莊許多穩便是鸞吹稱善因令未能吩咐申  
 壽打掃西莊一面照來數目準備大轎小轎再備兩乘轎子伺候我與二  
 小姐到河頭去迎接就送文太夫人到莊素娥道論理該是這樣但文太  
 夫人潛蹤至此若如此驚天動地恐不穩便是只合叫莊上人擡幾乘小  
 轎去接是我與姐姐明日下莊是一來好等文太夫人歇息是二則免使  
 莊上人屬目是這些事情申壽也料理不來是還得未能前去是要將文  
 太夫人二娘娘及大相公大娘娘這幾處臥房安頓得妥當是以後朔望  
 時節我合姐姐時常下去問候也要一個住宿之處須得與文太夫人及  
 二娘娘臥房相近與文大相公住房隔遠些方好是極鸞吹贊不絕口令未  
 能悉依素娥之言即去料理未能道文太夫人原吩咐過的要待天黑又  
 起船不可着人去接房子穩便幽僻些方好二小姐打算著西莊不去迎  
 接正合文太夫人之意不如此不足為太夫人之庶媳如今只消把船攏到桃花港西岸  
 離莊便不多路只叫莊戶用一兩乘小轎輪替擡上岸就是了文太夫人  
 已改姓孫叫小姐及合家俱不要提起文字哩素娥道這要切記你到莊  
 上就不提起文字素娥靈警如此素靈之號洵不虛也未能應諾出去到船中回明水夫人  
 吩咐船家攏向桃花港去自己便趕到西莊同着申壽叫起莊僕打掃房  
 屋那西莊有五進房子後面帶着一所園亭未能依着素娥主意將第三  
 進上房五間東邊做水夫人臥房西邊做田氏臥房中一間空作起坐兩  
 廂房做了鬢紫函冰絃的臥處東邊一座角門開進第四進屋內東兩間  
 安頓古心夫婦西兩間安頓兩小舍及秋香中一間也空作起座西邊一



座角門開出第二進大廳上來把大廳西邊兩間隔斷準備鸞吹素娥下莊安歇候水夫人等進莊後把大廳門封鎖原先住有兩家莊僕俱搬至第五進內居住廂房內現有厨竈一切傢伙什物除原有之外都向家中取來添補把文虛老夫妻二人安頓在第四進西廂房內靠西廂房一座角門開出園中把聽松樓三間做了古心的書房

安頓各人住處亦不一直敘下中隔封鎖大廳

一段真搏兔亦用全力也就在後邊出入

園門半開及廟祝指點竹笆之故

前邊門房內堆些水車磚

瓦平時鎖閉至鸞吹等下莊始開

如此則古心自後門出入鸞吹等自前門出入各不交涉矣

忙亂了

大半日收拾停當水夫人到莊一看甚是喜歡厨下備進三席便席把一席賞給未能申壽及住房莊僕畱一席與田氏同坐一席送過後邊古心房裏文虛夫婦及紫函等了鬢自有酒飯當夜無話明日一早水夫人梳

洗已過獨不見田氏進房

古心阮氏兩小舍俱進房晨省過可知

因叫紫函去問只見冰絃

慌慌張張的過來回稟道二娘娘因轎夫擡得不穩動了些胎氣肚裏疼痛到半夜又見了些紅今早還耐着要想起來不叫冰絃告訴太太如今

紫函來問怕太太著惱急了一急這會子越痛起來了水夫人喫驚道怪是晚間陪我喫飯有那些不自在的光景原來為著肚疼你該早說纔好如今便怎處他因月事不正不得受胎天幸醫治好了又動起胎來

素臣得種

子秘訣而首生獨遲有此一補便無滲漏妙不可言

一面說著一面自進西邊屋裏來却見秋香一

陣風的跑來道未小姐來了水夫人無奈縮住了步阮氏既從後而至早

見庭中兩個女子素服沒粧珊珊然來遲水夫人略放愁顏

此亦不得不略放耳非過節也

阮氏降階迎接

水夫人不降階可知

鸞吹素娥上階相叫了鬢們鋪下毡單請水夫





人坐而受禮水夫人道兩位小姐只行常禮休要折壞老身阮氏便去撒單却被素娥拖住鸞吹口稱伯母斂衽而拜水夫人堅辭不獲只得還了兩禮受了兩禮次及素娥緋紅了兩頰低叫一聲太夫人便跪下去水夫人一手拖住說道此位想是二小姐了因何這般行禮鸞吹道這就是素娥妹子姪女前日稟知伯母將來要奉侍伯母晨昏該是這般行禮伯母休要推辭水夫人道行禮且慢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本等俟行禮後始說今因尚未得行禮故更緩不來也二小姐動了胎氣正在沒法聞二小姐精於醫理斗膽欲求一診望以人命為重褻瀆為輕鸞吹慌忙答應是鸞吹素娥亦靦覷應承是素娥水夫人大喜立即陪進西間更緩不來故田氏踉蹌不安伸手出被告罪請診素娥調息細診說是不妨大約一劑可愈因開出一方是生地一兩

川斷三錢杜仲三錢阿膠五錢此方屢試輒驗有胎已見紅下至小腹服之立愈真神方也寫畢遞與

水夫人道有真阿膠便好水夫人道這却儘有前日水梁公寄回來的是

叫那個了鬢藏着方知二十二回宦應龍送膠之妙紫函即刻送至素娥嘖嘖稱賞道這

纔是上等阿膠真個明如鏡黑如漆快如刀碎如雪四句可作阿膠賦有此真膠

包管一服即愈也水夫人愈加歡喜忙叫文虛去贖藥自邀鸞吹姊妹到

中間去待茶素娥重要下跪水夫仍行拖住向鸞吹道二小姐賢淑我已

盡知小兒病中受恩老身還當拜謝况姪女已經認為親妹自應一體不

必過謙鸞吹道其中委曲待恩兄回日稟明今日此禮是必要行的伯母

但請坐受姪女豈敢相欺水夫人斷不肯受鸞吹無奈只得把素臣病中

許其稟知太夫人收為妾媵之事述了一遍道伏望伯母垂憐收錄姪女





啣感無窮水夫人道小姐書來我已心疑及此屈淑女於小星特恐癡兒  
 滅福耳老身何幸得此賢婦即但妾為側室原無如此行禮之法紫函可  
 鋪好瓊單待二小姐相見鸞吹大喜令素娥登單萬福整整的拜了八拜  
 然後阮氏過來與二人平拜又叫兩位小舍拜見姑娘水夫人復向素娥  
 道歉說老身從前出京也為駝驕內動了胎氣把一個八九月身孕弄掉  
 伏筆 無痕 今見二媳腹痛下紅恐蹈前轍故不俟坐定即求診視太覺冒昧了  
 素娥連聲不敢茶罷後問些路上風霜家中訟累只見一個小童跑進來  
 道家裏人來說縣裏有差人在家要請小姐回去哩阮氏急問是甚差人  
 了 鬢等面俱失色 無波之波 最合情事 正是

草中石卧心疑虎

壁上弓懸腹畏蛇

總評

酒能亂性一段小中見大極有意義書中如此指點不可枚舉觸類  
 引伸泛應不窮矣安得以稗官自之

正一火居一段議論與素臣一鼻孔出氣可謂格言然則老尹莊列  
 罪得末滅乎無火居亦無正一火居為正一之倡則老尹莊列實為  
 戎首此又不可不知

紅光為龍兒始生之瑞即為長卿之漁父屈曲而引入桃源一事兩  
 用最為靈便

長卿進園如入桃源不復知有魏晉聽書聲見讀書人清談往復真  
 有勝風颺颺散髮天際之樂即非古心已屬僥倖况平空得此奇遇



平讀竟急爲浮一大白

古心不另立傳其性情學問錯見全部然不特費筆墨少爲摩刻亦嫌滲漏故於長卿傳中細意描寫如立一小傳者然經營曲折具見良工苦心

素臣不過由日月保舉豈能必得御史前日見司官面上刮得下黃霜督學何以大異於是緣抄報係渾開吏部尙書趙芮等保舉云云則文白之舉主亦必係當朝權貴可知與司官之明知爲日月者迥別沉吟一會放下臉來寫得精細之至固未易吹毛求之

水夫人之料事處事是第一等見識第一等學問卽素臣亦在其範圍中欲資其德業才智者凡其一言一動俱當細意體究不可草草看過

水夫人料素臣必極諫得禍當與後第四十四回聞謫不衰一段議論同讀論素臣必當極諫卽得禍勿恤又當與前第三十二回觀水勸駕一段議論同讀不知合前後文而讀者切勿令讀此等奇書素臣純陽寡慾何得子之遲與後文絕類此回於水夫人口中以田氏月事不正補之乃無罅隙可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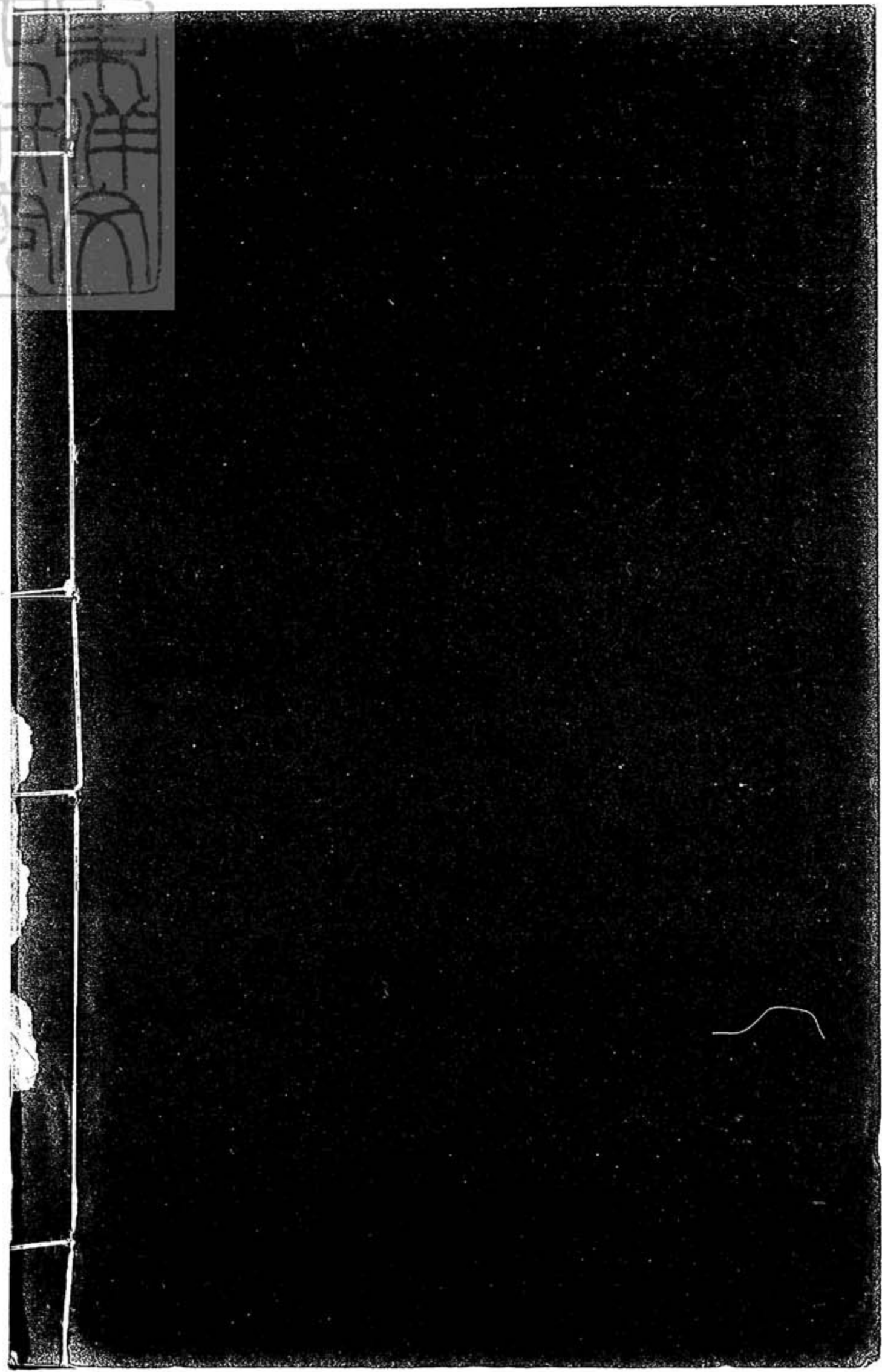
老身從前出京爲駝驕內擺動了胎氣一段與田氏驕內顛動了胎氣一段讀者止知爲因此論彼鑒昔防今孰知其爲百數十回平空特設一伏乎奇文化文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88(17)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七回

賺花箋雙詞寫怨

調酒令四美弄情

素娥見阮氏等神情早知其意忙答道縣裏有兩位小姐與愚姊妹情意相投常時有人來往的大娘娘但請放心鸞吹發放小童出去水夫人道原來如此但二小姐與姪女既為姊妹則稱謂自應一體即與小兒業有約言然未行禮過門不便遽改稱謂還當待我以伯母之禮與小媳輩姑嫂相稱為是素娥含羞不語鸞吹道姪女還有一言正要稟明姪女愛二兄救命之恩原以親兄相待即不應有伯母之稱今欲拜伯母為母伏乞



辱收膝下因命了髮重復鋪瓊水夫人道今人動輒拜認乾娘義母是我生平所最惡之事大小姐發於感恩之念固不可與此輩同日而語然究有嫌疑老身有一兩全之法二位視我如母我視三位如女以盡二位之心時俗母之稱女原有小姐之稱老身也是這等稱呼只不提起姪女二字便了鸞吹道姪女自幼失母常懷刻木之思今見伯母如見母卽以母視伯母正不忘母之意兒意已決總求慨許就此拜認了因拜了八拜起來親親切切的叫着母親水夫人感其肫懇只得受了因吩咐紫函等俱叩見鸞吹素娥改稱大小姐二小姐矣水夫人道方纔因議論稱謂隔斷了話頭二小姐說縣中小姐常時往來是何緣故鸞吹屏去婢從目視紫函等欲言仍止水夫人請入房中不叫了髮進去阮氏告便自到田氏房

中問病單剩他姊妹二人在裏間屋內接膝而談鸞吹把湘靈小姐才貌及任公欲許字素臣因遍訪無蹤小姐憂疑成疾一段情節細細述知復因任夫人七夕來拜女兒合妹子同去答拜又與他兩位小姐結爲姊妹自此往來親密也水夫人道虎女豈配犬子況可辱以小星此事斷不可行鸞吹不覺垂下泪來道娥皇女英帝之二女且同降於農夫晉重耳以失國亡人而齊秦大國俱以女爲其妾媵古之人有行之者母親何獨拘於世俗之見況任小姐因褻體於二哥之前立誓終身不字任公夫婦爲此曲全之計真個費盡苦心若母親執意不從則任小姐必無生理豈不可憐說罷淚潄潄下素娥鼻中一陣酸楚也不禁泪落如珠素娥深情與鸞吹同而不姊之雅尤已爲所水夫人凄然道感觸任小姐千金身價才貌俱全何以甘爲



妾媵且至死生以之大小姐之言得毋已甚鸞吹道任小姐以守禮之心  
 酬報德之私遂憐才之念真屬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前因尋訪二哥不出  
 憂鬱成疾任夫人着急親至女兒家中再三訪問知白又李係二哥改名  
 任小姐始有起色連夜差人進京託洪長卿為媒求締此姻近日纔知二  
 哥被召病勢漸漸輕可若母親不允二哥自不敢從任小姐固無生理任  
 公夫婦愛女如命這垂暮之年也就不可保了說到那裏鸞吹素娥俱像  
 死了親人一般淚如雨下幾乎哭出聲來水夫人不知不覺落了幾點眼  
 淚感觸已甚太息道據大小姐說來殺也可憐但玉佳此番喜信即是禍根已  
 累二小姐空掛虛名將來不知如何結局輕則竄逐重則誅夷觀得透拏得定故有此慨今又拖  
 泥帶水累及任家小姐愈增老身悲痛耳此不忍急於通信之故鸞吹道吉人天相

二哥將來必為朝廷柱石祿位壽考享福無窮母親不必過慮鸞吹之言亦驗在此

時則幾如柄鑿與水夫人之知幾適相反耳任家小姐得母親心許實為萬幸兒若通信與彼

包管他病體霍然水夫人道這個且慢我因避禍而來當十分慎密俗語  
 道的好是個八口衙門如何瞞得住眾人耳目掩得住眾人口嘴他病既

漸輕且待有玉佳信息再處輕則竄逐重則誅夷之信鸞吹素娥俱道謹依慈命外面

飯已擺好便隨著水夫人出來阮氏道好教婆婆歡喜虧二姑娘一劑神

藥嬌嬌服下肚中即時住疼精神面色都着實好了水夫人喜極復謝素  
 娥於是婆媳母女歡然用飯到得晚來鸞吹備下三席盛席後面古心夫

妻父子共席中間水夫人一席鸞吹陪坐西間田氏一席素娥進去奉陪  
 田氏坐在牀上與素娥攀話敘情殷勤致謝素娥把田氏細看但見



骨瘦神凝容莊貌肅笑言不苟曹大家之女宗丰度天然王夫人之

林下皎若冰壺在抱玉是連城朗然明月入懷珠還照乘鍾家禮郝

家法環佩雍容孟氏案桓氏車瑟琴靜好帶圍寬處豈因腹貯五車

鶴翅開時定有駒行千里

德福貌言全備之相  
未聯稍帶龍兒尤妙

素娥暗忖我相公貌若天人非得如此端凝骨格簡貴丰裁如何配得上

來自顧娉婷終是小家碧玉抱衾與裊甯得致怨於命之不猶耶

前寫素娥出格

今更壓倒素娥則田氏絕倫可知

此時素娥敬重田氏百倍小心田氏憐感素娥十分加

意竟如久旱逢霖他鄉遇故早結下閨中師友分拆不開了席散後素娥

出去與鸞吹陪着水夫人秉燭夜談直至三鼓伏侍水夫人安睡方出就

寢真佳明日家中人來說縣中又著了鬢要親見小姐說話鸞吹因是節

日須回家作饗便去拜別水夫人及阮氏田氏吩咐申壽備席晚間為水

夫人合家歡宴慶賞中秋自與素娥告罪回家見是湘靈貼身的了鬢名

叫晴霞致任夫人及兩位小姐之命來送中秋節因問湘靈病可全愈晴

霞道病是好些那能全愈夫人為此要請兩位小姐過去敘談半日以解

大小姐病中寂寞鸞吹道我與二小姐記掛你家小姐原要來看他一來

因是節日二來家中有事不得工夫過幾日來看便了當留晴霞茶點賞

發過去忙差未能備禮答送回來辦祭在未公靈前作饗就與洪儒說知

水夫人到莊之事再三囑咐道這姓孫的父親在日與父親同年相好受

過他恩惠因事來投暫留在莊你切不可洩漏風聲洪儒道姐姐說甚話

來做兄弟的蒙姐姐盡心教訓感激不過想起從前之事懊悔嫌遲還敢



再做出來嗎鸞吹素娥見他真心要好俱各歡喜過了幾日任公又差人來請因要趕做幾件衣裙補拜水夫人生日并料理米糧日用不得閑空回了來人以後又請了幾遍直到九月初二這一日諸事已畢一心掛念

湘靈方得進縣與任夫人及素文見過同至湘靈房中見湘靈小姐包着

蓮帕坐在牀上雖是消瘦越覺娉婷如捧心西子一般好不可愛

此湘靈正傳故

須設色鸞吹素娥並坐牀沿與湘靈執手殷勤共設濶襟任夫人問素娥前

日大小姐差人到吳江去想已回來文先生曾否回家文太夫人起居安

吉乞道其詳鸞吹掖衽答道文兄尚未回家文伯母合家遠避竟不知所

往任夫人失驚道文先生現奉恩旨怎反合家遠避鸞吹道傳說是學院

做對文伯母遠避潛蹤任夫人道我已差人進京已經月餘杳無音信想

小姐處或有好音豈知又是這樣因目視湘靈見其泫然欲淚就縮住了

口默然不語鸞吹道吉人天相好事多麼如今文兄是奉旨徵召之人引

見就有職業

鸞吹一味滿心滿願最妙

不比從前浪蹟萍蹤東西無定了魚沉雁杳必

係洪長卿畱住那邊待文兄進京面訂此姻耳伯母但請放心任夫人道

大小姐之言真如明鏡令我積疑頓解我兒你可放下愁腸與兩位姐姐

歡敘片時我且去來夫人別去湘靈小姐道妹子心事與二姐姐一般但

二姐已有成言只須守株待兔妹子全無巴鼻何殊海底撈針空自望梅

終成畫餅是所憂耳說罷潸然淚下鸞吹把帕子替他拭泪一面勸道賢

妹不必悲傷洪長卿與文兄至交他若執柯斷無不從之事

一決於長卿况文

兄為人固知守禮亦最多情重義憐才有如飢渴前日見賢妹佳篇伯母



說的那一種驚喜憐惜之狀豈有漠然之理此決於素臣况以生平第一知心

之友為作蹇修月下赤繩一繫即定宵勞反手耶兩者合併尤可決成莫說長卿即

愚姊進言文兄亦必俯納三決於己這段姻緣包在愚姊妹兩人身上再添出素娥幫

視總以決其必成斷無不成便了文兄才品妹所深知他日花間分咏月下聯吟

鼓瑟鼓琴如魚如水固屬美滿姻緣既決其成遂暢寫其樂只我這妹子幫以素娥與劉

璇姑兼及璇姑那一般我見猶憐的姿態那一種温存纏綿的情腸與作閨中

之友也是難逢難遇這等錦片前程真足令見者魂銷聞者耳熱正該抖

擻精神把身子好起來以慰父母之心以享閨房之福既寫其樂事遂斷其愁心怎還

作此無益之悲呢湘靈聽了這一席話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幾月來塞在

心口一堆壘塊忽然落下拭乾泪痕深深致謝便要整衣下牀素娥忙止

住道賢妹久病神傷未可遽勞我們相好勝似同胞口頭之言却難為素文豈猶拘

禮數耶湘靈也覺勉強不來心結一開即如無病故欲下床而久病之後終屬勉強不來最入情理就便說

了一聲遵命素文道二姐姐從前也是清減如今是容光飛舞滿面憂滯

之色都退盡了大姐姐也覺面帶喜色從素文眼中指出前日晴霞回來根心生色作伏筆

說兩位姐姐家中有事莫非東方姐夫那邊有甚喜事嗎鸞吹羞得臉泛

桃花素娥道姐夫下場回來說文章做得錦繡一般敢是今科高中即設一疑

作蓋素文道這是大姐姐了怎二姐姐面上分外光彩鸞吹道文兄豹變期

不遠矣舍妹采色或是先機又設一疑作蓋大妹方纔尙有滯色這會就明潤了

許多恐亦非無因也扯入湘靈亦設一疑以蓋其迹湘靈素娥俱垂頸發赤素文道閒話

林提妹子有兩首俚句欲求斧政因在書架上抽出一本詩來遞與鸞吹

第一奇書

卷之六 三十七回

下



鸞吹接來一看見上面寫着倚秋吟三字道是近作了怎有這許多人患才少君患才多此語未畢一面說一面揭看却被湘靈劈手奪去一眼瞋著素

文道我只認真是你的詩要求教兩位姐姐怎呈起我的醜來素文笑道妹子所作也算得詩可入作家之目麼姐姐既是不肯替妹子遮醜如今

沒奈何真要呈醜了狡獪之至亦是弄情因向架上又取出幾幅花箋來鸞吹道且

看了一妹的詩再看大妹的素文把嘴一呶狡獪弄情道這邊亮些鸞吹素娥

俱起身向窗間並肩看時湘靈又已看見着急道二妹真是癡了怎又把

我的詩詞來獻醜快些還我姐姐這是看不得的鸞吹道文章天下之公

器不論大妹二妹俱要請教的因揭起一紙看時却是一首古風上寫着

蛾眉不自惜往往薄男兒起句陡健挈起今首攬古發長喟悠然動遠思老莊

搜香冥申韓窮嶮巖管子天下才女閭毒以滋句法一變揚雄既失節相

如還入貲徒傳子虛賦空草太玄辭再變生徒環絳帳侯門屈經師賢

良推上相帝幄無冠儀三變摩詰鬱輪袍韓偓香奩詩宛轉嬌嬈口狠

籍同優俳四變柳舟附叔文八關爭妍媵眉山媚釋氏女子知惡釋氏鄙及東坡大奇

二程分澀溜五變文人類無檢承上誰作中流砥起下忽驚天上人入句陡健風

流今在茲包羅諸子長百行無一虧二語包羅前坐懷魯柳下關佛

韓退之文章推李杜氣誼篤陳雷節舉數端以咏歎之廓落千秋間超邁絕等

夷總束二語有萬石鐘聲悠然動遠思一字不易妙長喟心自悲男兒詎可薄顧影

惜蛾眉只擬撥數字而反正開合抑揚頓挫盡變入神非但神龍掉尾也閨媛中第一作者

鸞吹素娥贊不絕口鸞吹道非文兒不能當此詩非此詩不足表文兒識



超格古氣厚情長鬚眉讀之擡舌不下耳真足為蛾眉生色更何可惜乎  
湘靈低垂粉頸謙讓未遑鸞吹又揭起一首絕句素娥朗誦道

深院金鈴護碧紗東風吹不到名花漫憐寂寞春無色長伴椿萱度  
歲華

鸞吹太息道發乎情止乎禮義千秋才女當奉此為箴銘矣可敬可感看  
到下面兩首詞一首秋花調寄鬢雲鬆

露華寒苔影皺無力嚴妝却共西風瘦冷煙疎雨黃昏又不待紅飛  
總是傷心候 傍桐軒依竹牖便得人憐已落他人後惟有月明情  
似舊清影寒光寂寞成佳偶

一首對鏡調寄別銀燈

雨咽蟲聲欲斷獨自剔銀燈長歎夜漏淒清紙窗寂靜靠個影兒相  
伴沉沉庭院怎不教夢魂都顛 一縷舊愁如線間着無端新怨纔

到心頭便來眉上簇得黛痕成片此情誰遣只有箇菱花常見此二詞李

易安輩能之前七絕則必兼有孝德至古風則自古才媛賢媛不能道其隻字

鸞吹素娥二人看第一首時已含着兩眶眼淚到看完第二首不禁垂下  
淚來鸞吹道讀妹兩詞落子雙淚如聽猿啼夜月雁叫寒霜恐河滿一聲  
陽關三疊無此酸楚也憂能令人老還望賢妹消遣則個湘靈凄其欲絕  
素娥將羅帕拭乾兩眼復去替湘靈拭淚道妹子何自苦乃爾你這一捻

纖腰怎當得閒愁萬種自今以後勿復作傷心語也此回本由憂而喜由喜而哀乃復夾入此

一段閒愁遂使一寸心中七情顛素文懊悔道妹子本與姐姐作要要博



二位一笑不料反增傷感如今不要看詩了待妹子取琴來請二位姐姐各操一曲以解悶懷却不許彈那孤鴻別鶴一切悲怨之調鸞吹道自先嚴見背久不揮絃指法生疎豈能成調語意未畢正在推辭外邊已送席進來致夫人之意失陪得罪就擺席在牀前鸞吹素娥東西正坐湘靈素文南北橫陪湘靈面前設個空杯鸞吹道大妹這病不比風火之症三兩杯酒兒還可飲得湘靈辭以胃中不和恐起惡心素娥道少飲和胃有益無損包管喫一杯下去便覺神旺素文取過骰盆斟一杯酒送與鸞吹道姐姐行起令來酒令嚴於軍令便辭不得了鸞吹道這個有理但我在腹中不用骰子猜一字謎罷我們俱是半杯大妹只消一二分見意因討一張花箋寫出幾句遞與湘靈要順將下去猜着的卽用紙密書藏好一杯不喫猜不著要喫三杯不寫藏掌者也是三杯令畢開看不許泄漏湘靈接着見是長短句兒上寫着

個人兒撇下十年一劔淚灑窗櫺離合處巫山忽見離合二字妙深掩案

頭書深字好錯認姮娥面憶真娘無足難行光陰荏苒草經霜愁到秋

時變累夕長吁整青衫常覺心兒戀

湘靈看到一半微微含笑看到結句嫩臉微紅道我說是甚字謎大姐姐怎生作耍人也說罷便要揉挪花箋鸞吹一手奪去遞與素文叫晴霞快斟三杯酒來湘靈不飲鸞吹道不寫藏掌內便是三杯况可揉碎乎論理該罰十杯纔是湘靈只得慢慢飲去素文看了幾遍纔聽鸞吹一眼將紙寫出疊在掌中轉遞素娥素娥看了兩遍微笑一笑也將紙寫出與素文



同送鸞吹鸞吹看時都寫着任湘靈小姐直恁多情九個字兒笑向湘靈道愚姐可算得一個知心麼湘靈道大姐姐不是好人妹子中你計也但那深掩案頭書一句畢竟不妥所掩者不止案頭矣該敬一杯鸞吹道我原加一個深字妹子吹毛求疵大有挾嫌之意該敬一杯素娥素文調停各飲了一杯湘靈復送令與素娥說二姐姐你是好人不可更施暗箭素娥笑道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愚姐何足論心因起身向鸞吹告罪也不用骰子將盤中月餅拈一個放在桌上說一句剔團團明月如圓鏡舉酒飲畢順及素文素文忽然想起素文不想起讀者亦遂忘之矣妙妙尤妙在作一波折使文字無直遂之疾叫晴霞滿斟一杯送與鸞吹鸞吹不解其故素文道大姐姐令是順行因何先遞與妹子不該奉敬一杯麼鸞吹笑道真是爲法自弊我怕大妹揉

碎不暇致詳故就近遞與二妹情有可原若必欲見罰則二妹既受愚姊

又與舍妹與受同罪該敬兩杯了素文道大姐姐是令官不合誘人犯法該

收回三杯

連素娥受酒在內

共敬四杯素娥笑道這不打成了酒官司麼素文道

二姐姐慣打官司自有官府辨明怕他怎的

波折之中更作波折湘靈心孔真是七穿八漏

了素文一眼主張鸞吹兩杯素娥素文各一杯素娥脹紅了臉必要罰素

文三杯吵令酒也是湘靈主張減去兩杯各人飲畢素文指着一碟鮮藕

說是因荷而得藕鸞吹笑道二妹却道不得有幸不須媒也索請出洪長

卿方得佳耦

伏筆神化

素文羞得要死不敢還話鸞吹將牙箸蘸着一碟桂花

糖說道向蟾宮折得桂枝香一面舉而飲却引得湘靈素文都笑起來說

好姐姐自作佳識要奉賀三杯爲姐夫預慶鸞吹紅了雙頰百不肯飲只



得罷了臨末輪着湘靈湘靈先因素文說及官司怕素娥著惱後因嘲笑

鸞吹逼勸飲酒倉卒中不及預備何等入情又怕素娥罰遲隨手拈着一顆西

瓜子兒說道恁心中橫躺着個仁兒鸞吹大笑道此大笑有報復之意念念不忘大

妹情見乎辭矣奉敬三杯聊解心頭之結不然便須向慧心中請出文兒

來代大妹消這酒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素娥素文也不禁靦然而笑湘靈臉上一

柔柔泛出桃花好生惶恐勉強要罰鸞吹吵令鸞吹道令外囉哩方是吵

令就令剖白如何算得吵令各不肯飲而罷素娥便送盆與湘靈湘靈謙

是主人仍送鸞吹鸞吹道愚姊們已佔過了何必客套湘靈收盆告罪說

道妹子也只一句現在四人列坐四面只看酒杯所照便了因舉杯照着

鸞吹道東方千餘騎此亦有心報復鸞吹覺著低垂粉頸却難於議罰湘靈微笑

乾了酒順與素娥素娥照着素文說是每依南斗望京華素文笑道二姐

之望京華至於每依南斗直所謂念念不忘情見乎辭者矣素娥亦覺靦

然素文卽照素娥說一句青鳥西飛竟未回素娥道這詩是說司馬長卿

二妹休錯認作洪長卿素文急得要哭素娥方縮住了口令至鸞吹鸞吹

舉杯照著湘靈忍笑不住念一句渭北春天樹念完把酒飲下去正到喉

中恰好要笑出來這酒便往上一泛幾乎噙出口來湘靈覺着詫異細把

那句詩體味却想不出素娥素文亦俱不解請問好笑之故鸞吹帶笑向

湘靈道我這一句上顧首句首字下歇末句末字就是妹子說的恁心中

橫躺着那個人兒也湘靈然後知道把文白二字來答他東方之嘲發起

急來必要罰鸞吹三大杯酒素文幫着要罰說投桃報李雖怪不得大姐



姐然作此隱語非隱語乃幻

未免過於刻深大姐姐如不肯飲須把東方

想非非想 姐夫姓名也隱著一句詩兒自嘲纔罷不然就要民變鸞吹沒法只得飲

子一滿杯輪著素文行令素文不肯鸞吹素娥先乾求令酒素文道妹子

稟過要用骰子行令姐姐們不遵就不敢行鸞吹笑道這是有挑而求了

但只可妹子自擲愚姐們却不便素文道妹子代擲姐姐報數何如鸞吹

只得應允素文斟杯喫完道此非令杯乃告僭妄之罪因捉起骰子擲出

一你兩二一么的五奪錢來將纖指逐顆拈過急口念道一拈是個一江

淹夢投生花筆兩拈是個兩玉芙蓉透仙人掌三拈又是兩合住蓬萊與

方丈四拈是個五西望瑤池降王母五拈又是五猶似霓裳羽衣舞六拈

又是五笑指麻姑乞麟脯素文念到那裏又把六個骰子捉着對兒如紡

車般旋轉過一邊口裏念一兩是個三山在虛無縹緲間兩兩是個四揭

來只共雙成戲兩五是個七玉容花貌膚如雪五五是個十六宮粉黛無

顏色五五又是十飄然遺世而獨立念完將盆遞與鸞吹說着一個順字

鸞吹道後生可畏怎想出這等令來手口心眼要一時俱到又要一氣呵

成道斷不能是要梗令的了一個要梗令素文道妹子告稟過原說不敢行姐

姐許下了纔行的怎反取笑起妹子來素娥道不是取笑實在煩難最難

是這一口氣要多轉幾口氣兒一個要多轉氣也還來得湘靈道我病中氣促妹

子你可改作一句一口氣罷一個要一句一口氣素文道這便沒酒喫了姐姐便是

這樣許大姐二姐却要一口氣兒兩個鸞吹素娥再三爭到兩口氣念何等

何等何等於是素文代鸞吹擲色恰擲出一個順不同來素文一面拈轉鸞吹



一面念道一拈是個一自是君身有仙骨兩拈是個兩天門日射黃金榜  
 三拈是個三日繞龍鱗識聖顏四拈是個四金勒馬嘶芳草地五拈是個  
 五金闕曉鐘開萬戶六拈是個六書中自有千鍾粟一兩是個三陽春一  
 曲和皆難二三又是五沾衣欲濕杏花雨三四又是七春風得意馬蹄疾  
 四五是個九帝錫靈文開二酉五六是十一手捫青天弄白日鸞吹念完  
 素文道要奉敬七杯骨字難字走韻兩杯一曲一字二酉二字添出兩個  
 數目又該兩杯一兩是個三該念一兩又是三三四又是七該念三四是  
 個七又兩杯再多換一口氣兒又該一杯共是七杯酒兒鸞吹道你雪字  
 也走韻怎罰得我來素文想了一想道哦這便罷了讀者正欲捉素文走韻之空不料已被補  
 去那別的却沒說頭五杯是要敬的了鸞吹要素文收回兩杯素文不肯

湘靈道妹子陪了兩杯罷你的杜撰句多讀者正欲捉素文杜撰之空不料又被補去怎比得

大姐素文道大姐是有名宿將妹子是無名小卒怎好比起但大姐之句

又是賣弄姐夫還該喫賀喜的酒哩鸞吹道因賢妹自道玉容花貌遺世

獨立故愚姊說一個風流才子得意看花者以對之長卿長卿不知你意

中可有這般佳耦哩此并直注洪儒神化極矣素文發極必要罰鸞吹七杯再賀酒三

杯吵令三杯自己陪兩杯湘靈素娥俱劈著鸞吹五杯素文兩杯四人正

在調笑忽然奇波令遂高擱若必終令便成笨伯只聽得一陣脚步聲響許多了鬟僕婦擁着

任夫人直跌進來四位小姐驚慌無措急看任夫人時滿面愁容滿眼流

淚滿口歎氣滿身發抖陡下四語不待出口已是嚇得殺人妙極四位小姐齊喫大驚正是

忠臣未做刀頭鬼 美女先飛席上魂



總評

鸞吹素娥淚下如雨水夫人亦至落淚則衙門雖嚴但當囑鸞吹等百倍慎密勿致漏洩急通一信以慰湘靈何以必俟素臣回家讀者止知水夫人密之又密惟恐害成而不知其深慮素臣極言得禍不忍於素娥外復扯一人入局空掛虛名也故云今又拖泥帶水累及任家小姐愈增悲痛并且待有玉佳信息再處也若但以慎解之辜負作者苦心多矣

田氏之賢散見全部此回以前亦已略見一斑而丰裁骨格未經發露故特於素娥眼中出之素娥身分極高而自嫌小家碧玉則田氏可知矣唐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即更上一層之法

鸞吹放口擔當湘靈姻事為已得水夫人口風也在湘靈等聽之却絕不觸耳所以為妙

從素文眼中看出鸞吹素娥面色為後回淑媛悟道伏筆也却妙在東方下場素臣豹變兩解隨手遮過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蹟讀者切勿貪看鴛鴦自得其秘

湘靈古風學正識超律嚴格渾可為閨閣第一人手筆七絕暨兩詞不過淒其欲絕而已然最足感人讀之輒為酸鼻

回目明標四美弄情見情由弄生非正情非奇情非俗情展轉搏弄而生極趣極雅極諧極幻之妙情也鸞吹有東方可弄素娥湘靈有素臣可弄獨素文無可弄者四美不缺一乎作者忽換因何得偶



之一言牽出洪長卿更就洪長卿牽合司馬長卿遂使素文羞得要死急得要哭弄情於無可弄之人豈非絕世文情弄素文三用長卿而素文之媒終歸長卿伏筆至此神化極矣鸞吹云不知長卿意中可有這般佳偶則并不足稱佳偶之洪儒亦呼之欲出尤屬極神極化之伏筆

樂極悲生情之變卽文之變四美弄情風流諧謔樂極矣宜有任夫人直跌進來之一驚也而文章之變遂適得其妙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八回

賢母豈忘情發皆中節

淑媛能悟道色總根心

鸞吹等急問何事任夫人大慟道京中有人下來說文先生直言觸怒綁在午門候旨處斬是他親眼見的夫人話未說完鸞吹素娥已放聲大哭湘靈淚如泉湧面若死灰素文也滾出滿眼的淚來

還各人地步

鸞吹想起前

情哭暈了去湘靈一陣心酸把喫的幾杯酒兒都倒出來牀蓆之上淋漓不已素娥哭得發昏連那晴霞了頭也是掩面悲啼和素文兩個靠着東壁邊哭泣其餘丫鬟僕婦沒一個不短歎長吁

復重寫四位并及晴霞更牽連了鬟僕婦方極濃至



而晴霞與了鬢僕婦又有分別尤為仔細亂了一會任夫人拭淚道你們不是啼哭的事老爺

恐傳述不確已差人到省中打聽去了若是假的一天之喜若是真的當

從長計較該是招魂守節或訪尋着文太夫人奉侍終身以慰死者之心

大小女雖未有成言然已心許文郎至此忽改稱文郎素臣現在則必俟有約言方可稱郎素臣已死則無可

更變不折直稱為郎矣不以死生易心於此見任母之賢達非溺愛者比斷無改節之理二小姐知書達禮自

有同心當商量出一個主意來不可徒作楚囚之泣任母此言似乎太早然不定主意恐有哀

毀捐生之事不若早計之為得也素娥哭道伯母之言固是正理願大妹為其難者姪女

俟得確信當招魂設祭以一死謝責不復能計及他事矣果不出任母所慮湘靈

道孩兒也是這個主意劬勞之德當報以來生亦不出任母所慮夫人道一死何

難將死說得不難正欲但事有輕重道有經權文郎事母至孝口口文郎此意可見

今因盡忠不能兩全雖死豈能瞑目三小姐當思婦代子職以慰泉壤不

宜草草以一死謝責至於我女雖有父母之命未通媒妁之言我女意中

固已心許文郎文郎意中實未知有我女尚講不到士為知己者死况父

母俱存罔極未報尤不當守匹婦硜硜之見以自蹈不孝之罪也益知任母主意

惟恐淵靈懷輕生之念不得不與計也素娥痛哭道婦代子職自有田氏大娘竟稱大娘亦任母稱郎之意

姪女豈敢上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相從地下姪

女之意已決但空負姐姐一片深情有恩未報有德未酬死有餘愧耳鸞

吹哭道妹子說甚話來文兄此信果確我亦何忍偷生當與你同向黃泉

以報知己但死節易撫孤難田氏嫂嫂現懷六甲倘得生下一男你當依

着伯母所說與他同事老姑同撫孤子纔是正理鸞吹并欲同死而轉出一層反欲素娥不死可



見任母早計之得 至若大妹子則既有父母又無成言惟守此貞心便足千古死

之一事斷斷不可提起任夫人道大小姐之言真是金玉二小姐及女兒

俱當立定主意不可徒死以傷死者之心至此方知任母之商量主意正欲商量不死固不得不早計也

素文帶淚問道母親說信還未確這信係何人所寄怎樣不確夫人含淚

道本營守備新選出京到兵科去別他鄉親正是那一日文郎引見下來

許多校尉圍在午門候旨處斬是他親眼見的因起身匆卒不知以後之

事老爺想滿朝文武豈沒一個熱腸之人或有解救也未可知故此立刻

差人至省去都院衙門打聽省中還有鎮守的太監總兵等官得信更速

只待差人回來便知的實了素娥哭道目今宦寺當權舉朝結舌誰人再

敢批鱗解救鸞吹道據我看來還有解救文兄如此才學如此性情如此

相貌斷無凶天之理二月中這場大病兀是醫好只怕逢凶化吉還有生

機任夫人道我也是這樣想頭朝廷因求直言而卽殺直言之臣亦無此

理朝廷未必無言聖怒或還可解鸞吹素娥得此凶信心如刀割便不能

用飯哭別了任夫人母女回到家中商議俟明早探有確信再處不可先

驚壞了母親因吩咐未能速往縣中打聽這一夜鸞吹素娥及縣裏的湘

靈小姐淚若珠淚沾牀漬蓆直哭到天明反襯有勢鸞吹等着未能回音身子

便如熱石上螞蟻在房裏不住的打旋分寫各情素娥呆在椅上如死人一般

沒些氣息此較打旋者更凶直等到黃昏未能回稟省中差人未回縣裏又打發

急足連夜赴省小的怕小姐心焦先來稟知如今就到城門口候信了未

能竟是一夜不回鸞吹素娥哭到半夜窗上覺着風聲一陣冷氣直逼到



臉上來鸞吹一個寒噤毛髮直豎扯着素娥手臂大哭道不好了這是二

哥魂魄來了串寫有聲有色素娥便也覺得面上及心口俱忽發冷不過同受夜寒鸞吹則疑

心生暗鬼素娥則因疑而疑便真覺有鬼魂從窗隙中直鑽入來也哭道真個來便好好領着奴同去也恰

好生素夢中被魔鸞吹喊醒轉來說是夢見白相公濕淋淋地渾身是血

生素亦是疑心成夢恰好湊成三言市虎之象夢中驚喊好生害怕繪風繪聲繪月繪影鸞吹痛哭道妹子

好苦二哥想已不在人世矣兩人真如死了父母一般死父母者如此便是孝子攪做

一團哭做一片直到五更天精神乏極漸漸收聲非寫五更收聲是說四更以前總不收聲也

明日清早未能回來說候了一夜沒信仍向縣中打聽去了這一日鸞吹

素娥也不梳頭也不洗面一切水米總不沾唇認定素臣已死這未能之

信反若可有可無的了直寫至此足到十分到得傍晚未能飛奔而歸道小姐好了

文相公沒有處斬發往遼東去了鸞吹素娥忽聽此言如出意外心中一

喜耳目頓覺明亮非寫此時耳目明亮是說從前耳目昏暗也急問真假未能道任老爺親口

告訴說文相公參着國師繼曉司禮斬直許多款蹟朝廷大怒要將文相

公立時處斬虧一個七歲的女神童極力保奏方得免死安置遼東是八

月十六的事省裏已有徧報怎麼不真鸞吹素娥如在鬼門關上放將轉

來謝天不盡抑揚盡致見未能跑得苦許賞一兩銀子無力稱銀故許吩咐通知洪儒

說昨日大相公來勸慰也出了好些眼淚可給他一箇喜信厨下送晚膳

來大家呷了幾口粥湯倒在牀上如死人一般沉沉睡去直寫至此何等力量何等靈妙

到半夜醒轉想起素臣隻身遠竄舉目無親野店荒郊風霜雨雪一種顛

連困苦之狀重復悲傷起來由驚而憂而疑而信而痛層層寫足然後忽得遣信心中一喜積傷初定睡如死人方謂





哀痛可解驚憂可減而不虞其半夜醒轉重復悲傷也按之情理既極真切揆諸文法復極天矯而後水夫人之舉動鸞吹素娥之猜疑俱自此起勢逐步反逼而出武夷九曲有此屈折成都棧道有此險仄真宇內奇觀也 鸞吹道此時還好再過幾日天氣

嚴寒冷風撲面堅冰在鬚如何當得此憂日後素娥道塞外早寒那比得南中

光景古人云春風不度玉門關八月霜飛柳遍黃大約此時已是寒冷不

過了此憂目前況且對頭利害主守官員還有許多凌逼此憂更深滿朝佞倖何時

可望生還此憂更久真個與死為隣矣兩人重復悲嘆哭一回思量一回又整

整苦了半夜一反次日清晨縣中着人來說大小姐病重此病重二字內包無限驚疑哀

痛與鸞吹要請兩位小姐去一會鸞吹回說連日身子不好一好就來與

素娥商議怕這信傳至西莊苦壞了水夫人要親去報知好曲為寬解因

不食茶飯熬些米粥尚未即食素娥忽然一個頭眩直倒下去鸞吹連忙

扶住揸着人中正在喊叫恰好縣裏又差丫鬟晴霞前來問候入房看見

三脚兩步趕至牀前幫同灌救救得素娥轉來鸞吹已是四手如癱倒在

牀上扶頭不起二晴霞私向生素道我家大小姐病勢忽重要請二小姐

去醫治那知兩位小姐也是這樣雙管齊下我伏侍小姐頃刻難離不能久待

俟兩位小姐身子好些再來請罷說畢茶也不肯喫如飛的上轎去了鸞

吹素娥歇息一會勉強起來兀自頭重脚輕不能行走三只得回了莊客

日回則先泥神土佛你我相勸定了兩日然後坐轎到西莊來鸞吹素娥

料得水夫人忽聞此信必有一番痛苦哭泣之事以下一通恐老年人支當

不起到了莊上且不進去叫了鬟煎好參湯素娥又怕田氏動了胎氣另

煎一服安胎藥都停當了然後含着眼淚走進水夫人房裏行禮已畢與



田氏相叫過素娥直立近水夫人身邊恐老年人氣厥頭暈以便攙扶此

更鸞吹宛宛轉轉的說道京中傳有一信二哥應詔極言傷了國師皇上

本欲寬容因礙國師臉面將二哥暫時安置遼東不日仍要召回復用水

夫人道崇正關邪本玉佳素志這是不消說了但他因斬監擅權陰蓄異

志常抱憂憤怎此番獨論國師把這切近之災竟不提只怕此信還有

未確水夫人深知其子深信其子故有此鸞吹見水夫人並不驚惶毫無

愁苦田氏雖有愁容亦少哀痛迫切之意便大著膽實說道還聞說二哥

劾了國師及司禮許多欵蹟皇上大怒竟要加二哥極刑虧得一個七歲

女神童在御前極力解救方得釋放安置遼東的水夫人道這便是了玉

往之禍輕則謫戍重則誅戮今但安置遼東深感皇仁解網矣不怨不哀

出人意表會否干連家屬大小姐必知其詳鸞吹素娥同聲說是並未涉及家

屬水夫人因向田氏道你夫婿僥倖生全我與你均無連涉此天幸也不

不哀反以為我不是常和你說來我之避難非恐玉佳賈禍罪及家屬實

慮督學下石辱及妻孥補出避難本意分倘因直諫觸怒朝廷既戮其身

復連及家屬自當投身有司或刑或戍順受國法豈敢逃避山澤以倖免

乎必如此方是純忠素臣題昭關詩以今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得免西

市刑誅遐荒竄逐我與你禮當叩謝不怨不哀并叩謝田氏含淚應道含

則並未出淚 婆婆所見極是叫冰絃拏出紅瓊隨着水夫人望北拜謝皇恩又

望南拜謝了祖先然後留鸞吹素娥坐着喫茶鸞吹素娥滿眼噙着涕淚

滿肚懷着怨憤見水夫人這一番舉動不覺爽然若失却又念老年愛子





何以漠然至此心中又未甚貼然因問道孩兒心有所疑不敢不直陳於  
 母親之前孩兒一得此信痛不欲生而母親處之若素幾於太上忘情竊  
 以母子天性恐不宜漠然若此自必別有權衡求母親明訓以開茅塞水  
 夫人愀然道天下豈有不愛子之母哉喜怒哀樂四者情也而有裁制此  
 情者是以發皆中節若徇私情忘天理則不中其節矣玉佳以慙直之性  
 應極諫之科自必痛哭流涕直陳時政當今宦寺擅權奸僧煽竈投鼠犯  
 器攫龍批鱗豈有不敗之理然事君有犯無隱居官急病讓夷若依阿取  
 容宗社民生安所仰賴為父母者與其有子為奸臣為佞臣何如有子為  
 忠臣為直臣既欲其忠與直而又懼其受忠直之禍天下無此兩全之術  
 矣透關爽快一字一金老身所慮者玉佳見理未精臨事而眩因老身之故以私廢

公狗小遺大不能明目張膽盡所欲言上媿祖父之家聲下負嫠母之期

望耳有此一抑氣象萬千若諫而得禍是意中事也特以老牛舐犢之私慮其蹈不

測之罪身撻斧鉞未免有情能無慨然耳有上文一折不意復有此一折上折以公滅私此折公私俱盡

直仁至義盡厥心切理之文至謫竄之事則固月餘來所禱祀而求者豈求而得之反

有可哀乎有上文兩折此處一拍即合如土委地矣昔謝安得淝水捷報對客夷然人戶不覺

展齒之折世皆知其矯情而不知其矯之非夫以宗社安危繫於一戰戰

捷而喜情之正也矯而不喜情之賊也如犀勝不當喜豈敗乃可喜乎空

點一彼不知其當喜而矯為不喜後人亦但責其不能不喜而不責其不當

不喜此大謬也一經道破遂成鐵板註疏老身今日大小姐視之似乎當哀而實並無

可哀又似乎矯為不哀而實並無所矯此引謝安之故書傳所載王陵范滂諸母



第一奇書 卷之六  
處倉卒之時得哀樂之正皆由理明是以識定

理明故識定識定故無可哀亦無所矯

老身

前日原說此番喜信卽是禍根太小姐不以爲然反有賒望故驟得此信

爲可哀耳

推出過哀之根

若意中之事惟恐失之意外則更何可哀耶

推出不這哀之故

一席話說得鸞吹素娥二人透骨生涼滿心發亮覺兒女私情與聖賢學

問相懸不啻天壤齊說道夏蟲不可語冰不聞正論虛過一生矣水夫人

太息道玉佳之得罪不足悲朝政之顛倒深足慮開科求言而卽罪言者

是絕言路矣

不爲謫竄太息而爲絕言路太息用情之公正若此真女中聖賢也

且滿朝臣子無一敢言援

手者反出自小小女娃真可謂朝無人奈何但這個小小女孩聰慧不足

奇所奇者能別賢奸回天怒全直節之臣蓋聖明之愆爲足敬耳素娥道

聖怒不測之時而欲以口舌回之女娃有才有識兼有膽量真不愧神童

之目田氏道這女娃非爲官人遊說實爲國家愛惜人才培植元氣但官

人非此女已受極刑該請兩位姑娘留心打聽着他姓名居址以圖報效

水夫人道這却是要緊的大小姐可着人至縣一問鸞吹應諾歎一口氣

道金羽妹子絕世聰明有膽有識今年也是七歲可憐有才無命這女娃

便得遭時際會名聞天下人固有幸有不幸耳

有意無意若卽若離慧心靈筆妙至入神矣

話

未說完一個丫鬟手裏擎着京報說是未能在縣裏借來水夫人叫鸞吹

等同看先看著黨馮二人奏對水夫人勃然道天下怎有這班鬼魅竟說

出這等無父無君的話來二奸之罪通於天矣及看到素臣所言歡喜道

賴有此耳當此時而不爲此言與禽獸何異雖不見用天理幸存

孔子之功只是

存天理無素臣一奏天理滅矣

逆豎奸僧之魄褫矣及看到謝紅豆三對贊道早慧若此



真可愛也又看到降的旨意一條是

奏聖旨生員文白妄行奏對非毀聖教侮辱大臣甚屬狂悖着革去衣頂安置遼東該地方官好生收管不許出境兵部郎中趙旦所保非人着革職欽此

水夫人蹙額道又累及趙日月得此處分薦賢爲國天下將視爲畏途矣一條是

奉聖旨楚王見後所進女神童謝紅豆弱齡夙慧博通經史文章蔚然良可嘉歎着賜國姓冊爲縣君畱仁壽宮教公主及諸王郡主欽此

水夫人及鸞吹等俱各歡喜道原來叫做謝紅豆想是湖廣人了以七歲

女娃而爲公主郡主之師曹大家宋若莘姊妹俱在後塵矣真千秋佳話

也女子爲公主妃嬪等師者頗有其人七歲則自紅豆始或且疑爲荒唐然則李泌劉晏員淑等皆不足教授諸王耶看到臨末一

條却是

奉聖旨監生黨桐舉人馮時俱著試御史上書房行走欽此

水夫人浩歎道劉費下第此輩登科能無厚顏但刑賞倒置若此如宗社何杞人之憂難可解矣看畢又夾有一幅抄稟是從東廠探出謝紅豆在宮保救素臣的奏對水夫人贊歎道此方不媿女神童真國家之祥也鸞吹等皆嘖嘖歎羨田氏感激不覺涕零是夜鸞吹與素娥私議道太姒胎教孟母三遷良玉必產於深山明珠必生於滄海母親這一種襟懷這一番議論真令人驚歎無極我等見識以後也該擴充些不然與世上這些



俗女人何異此素娥道二娘娘落落大方妹子前日在他跟前便自覺

跼蹐不安陪起水古人要遨遊天下名山大川結交當世名公巨卿以開

廣志氣就是這個緣故何況太夫人性情學問不啻泰山北斗何況一贊

不安妙在遨遊天下一段話頭橫柱中間便如羅浮緊接跼蹐自顧區區真若培

之形燭火之光矣此又鸞吹道萬事總由一心一心可令百體悟道我因

二哥遠謫憂心如結自聞母親正論此時即覺泰然此前日在縣裏素

文妹子說你面有光彩我仔細看你真個較前迥別後來得了二哥錯信

哀傷之後滿面俱是死滯之色今日來見母親時還是晦滯不明以後又

漸漸開朗起來可見色根於心有諸內必形諸外大學心廣體胖孟子根

兒女私情中體驗出你與二哥雖有約言未知母親之意心裏未免憂疑

後來拜見母親當面許下心便安貼所以顏色明潤光采睦然始信文兄

是滅盡針線迹之法我因你事既諧又得侍奉母親少報二哥之恩心內歡然故面

上亦有喜色始信東方高中之說俗語祗道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此即豹

之豈知不必喜事凡心有所得皆見諸色明通傳云心廣體胖洵不誣也

素娥道姐姐真屬見道之言妹子細加體察實是如此只看姐姐臉上早

長何等晦滯晚上何等開明鸞吹不能自視其以後當與姐姐互相箴勸

長些學問纔好來依仰泰山北斗此與擴充相似然又是一意鸞吹意在

教之鸞吹道正該如此見聖賢不能取法終於愚不肖矣此合兩意為一

乃得異於俗女也意該如此培植但旬日不見鄙吝復生我與你更當常來瞻仰纔好

此又一意一聞正言見正行便發出如許道念固由二人靈敏亦緣水夫人之化人不啻時雨兩人講得津津有味把憂



憶素臣之念竟是閣過一邊了

拍合正文極有收束

可憐鸞吹素娥自得信以後徹

夜憂愁未曾交睫這一夜講至三更不覺安然而睡

即指其效正是

識定自知天地廣

心安常覺夢魂閒

咏歌嗟歎之

自此以後雖是掛念素臣

折筆好否則土木偶人矣

却與從前那一種困苦迫切之狀

迥乎不同了次日起來叫厨下蒸糕又備了三席送進水夫人裏邊過重

陽佳節

點明時日

向水夫人等告過失陪之罪回家作饗將到城門邊見一隊

人敲着金鑼直擁出來幾乎把兩乘轎子都撞翻了

此何人乎後竟絕不提妙極

家中作饗已畢洪儒別去那邊正要回房只聽得大街中一片喧嚷人聲

嘈雜脚步急驟鸞吹素娥好生疑惑迎向穿堂後去只見未能喘吁吁的

直奔進來

此故一明城邊之疑即釋故不必更提

正是

凶星白虎方離戶

吉曜青龍乍入門

總評

兒女深情較聖賢心地固屬相懸然非有深情即無從檢制漸造聖

賢之域作者特發大願欲使深情兒女進於聖賢之中和故有此前

半回文字其寫鸞吹等深情分兩層刻劃前一層固刻刻欲死後一

層亦幾與死隣越寫得痛苦迫切越逼得冲和澹靜一片聖賢心地

出來煎好參湯并安胎藥素娥直立近水夫人身邊以便攙扶如此

反逼精神百倍方使下文舉動矯頭天外不著一絲塵霧也然非水

夫人一番議論即非太上忘情亦是晉人習氣作者借水夫人之口

發揮出來厥心切理遂令深情兒女從烈火焰中直跳出清涼世界



其功詎爲淺鮮素娥云以後與姐姐當互相箴勸長些學問纔好來  
依仰泰山喬嶽是則教人培植根基以爲受教之地鸞吹云旬日不  
見鄙吝復生我與你當常來瞻仰是又惕人以一暴十寒之戒是夜  
安然而睡以後較前迫切之狀迥乎不同則更爲切指其效驗以堅  
定而鼓舞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且切天下後世有情眷屬  
當寢食於斯文

水夫人舉動固矯頭天外議論固厭心切理然非有前數回處處埋  
伏則突如其來亦嫌於無根前兩回云輕則竄逐重則誅夷喜信卽  
是禍根拖泥帶水愈增悲痛等語歷歷生根至此特暢發其義耳以  
知才子作文從無突如其來之筆

謝安展齒之折非此論不足以定爰書當編入史論以振起天下聳  
聳

金羽妹子一段明明說破却不犯實可謂匣劍帷燈

萬事總由一心一心可令百體鸞吹一段議論真是悟道之言借此  
補出前番兩人氣色法密而靈讀之不忍釋手城門邊一隊人直擁  
出來爲大衙中一片喧嚷安根却如空青一點不更別着筆墨此爲  
畫家名手







凡所  
圖書  
卷之  
一